

通志經解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六

宣公下

定王八年晉景
二年楚莊十年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或曰齊人歸疆於經凡三見惟此書法特異以我
繫田春秋殆亦有意乎曰此爲賂田來歸而書故
與其他歸疆書法特異蓋天道十年而一周人事
十年則必變魯桓之篡隱也歷十年而無討春秋
於是歲始書王以正之其冬三國來伐春秋爵以
褒之爲其能以兵向逆人之國也今魯宣之篡赤
至此十年矣天王無討方伯不問齊人忽以賂田

來歸春秋書齊人歸我濟西田非爲賂田來歸而
逭齊人之討也亦非爲賂田來歸而釋魯人之罪
也蓋以十年之久天理必復齊人知罪之所在而
自舉元田以復於魯天實使之非人力所能爲也
自是不數月齊惠忽以死告天道至是一周彼其
惡亦稔矣春秋書法所以特異於他者明天討也
或曰魯宣其無討乎曰魯宣其首惡者也齊惠其
黨惡者也春秋之討罪也必誅黨惡之人天道之
禍淫也亦必誅黨惡之人襄仲敬嬴雖內蓄篡弑
之謀然非齊惠主之彼無以成其惡赤齊之甥也
殺之而立接姜齊之女也出之而立嬴凡皆齊惠

之所爲反道敗常絕滅人理今十年之久迄正天
誅春秋於賂田來歸之後書齊侯元卒著其伏辜
而死也論者乃謂春秋錄齊侯之改過夫既黨人
之亂臣使之弑君篡國罪盈惡稔天誅將加乃欲
以歸賂田自解是猶盜賊殺人而歸其財得謂之
改過乎春秋討之而非錄之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義見上歸
濟西田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以爲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因惠死
而逐之書崔氏非其罪也愚以其歲月考之是歲

至杼弑君蓋五六十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疑非崔杼之身或其父或其族皆未可知春秋繼齊惠之死書崔氏出奔誅高國也君身未寒而逐君之黨併及其族無君也推是心以往亦何不爲宣歿而魯人逐歸父惠死而齊人奔崔氏皆無君也春秋之書之乃防微杜漸之意不爲崔氏與歸父而書也傳家以爲書氏者志其無罪非經意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此奔齊喪也天王之喪魯不奔不賻今也懷輔篡之私恩爲齊奔喪事之悖也春而書公如齊公至

自齊曾未數月又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備書所以貶也春秋於魯之大惡每備書以見義不加貶斥而義自見此類是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或曰君無道見弑稱國以弑傳例也齊懿奪閭職之妻則邴歆之父以是見弑春秋書齊人弑其君商人陳靈朋淫殺諫罪浮于商人弑者以氏名書何邪曰不著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杜元凱以爲陳靈惡不加於百姓故稱臣以弑此爲例所拘強求其說失之遠矣或曰是時諸侯弑君者四國魯之宣宋之鮑

罪兼篡弑者也鄭歸生以一朝之忿犯上作亂夏
徵舒不堪朋淫之辱以取覆亡是四人者使當夫
子之世沐浴請討宜當何之曰宋鮑魯宣宜先討
者也歸生其次也徵舒雖有弑君之罪亦有可憫
之情楚莊苟欲伸討弑之義當先討宋魯之二弑
否亦當正歸生之戮今捨其大而治其細末又因
以爲利此逐利之師非討逆之師也學春秋者當
首辨乎此義又詳見楚入陳

六月宋師伐滕

宋鮑聞晉之多故而用師於滕圍之未服又從而
伐之未必無宋襄執嬰齊之心襄且不能有成而

沉於鮑乎春秋之書之所以貶也胡文定謂宋大
國爵上公霸之餘業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
用大衆以伐小國論則美矣而非所以責宋也夫
仗義者可以伐不義無瑕者可以戮人宋鮑乃弑
賊之未討者責弑賊以討弑賊非春秋垂法示後
之意也鮑弑其君而篡之罪浮於徵舒而望其能
討徵舒萬萬無是理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四國伐鄭以其貳於楚也春秋皆人之人四國所
以人晉也夫躬天下之難而後可以責人之從已

未聞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難從也齊桓晉文所以得諸侯以其內獎王室外攘荆楚救災恤患汲汲乎躬天下之難諸侯有所恃外夷有所畏是以得成其霸業自晉襄之歿靈成景三君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盛強北向而爭諸侯今日侵陳明日侵鄭甚者觀兵中原將逞其所大欲晉人僅出偏師復畏避退縮不敢輕犯楚鋒惟伺楚轍之南釋憾於一二小國今又合諸侯以臨鄭縱能得鄭保楚師之不再出乎是所謂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難者也或曰當是時何者爲難何者爲先曰翦篡鋤兇霸政之最先者也自趙盾爲政宋齊魯皆

嘗弑其君而篡國盾內有所嫌一切置而不問今卻缺爲政苟有志於求諸侯當先治諸侯國之弑其君夫然後名正而辭直義立而威行不知出此乃率三國以伐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夷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之霸業從是愈衰國無人焉耳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曰稱王季子貴也母弟也魯宣即位于今年僅一遺蔑如京師而王隨使貴介弟報之王之遇魯可謂厚矣而宣也惟知屈己於齊所以事王者蔑如也胡文定曰宣公不朝周而朝齊不奔王

喪而奔齊侯之喪不遣責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
會齊侯葬縱未舉法勿聘可也而使季子來王靈
益不震矣此論固正愚以為魯則有罪而不可以
此責王也周自惠襄而降日趨於削介弟聘魯猶
曰厚往薄來吾以懷諸侯也王益謙魯益慢魯實
可誅春秋比事而書責魯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滕何負於宋而宋伐之邾何負於魯而魯侵之皆
由中國無盟主強陵弱衆暴寡而莫之或禁也胡
文定於宋之伐滕魯之伐邾皆責以不能討陳人
之弑君者愚以為非所當責而責也宋鮑之弑昭

魯宣之弑赤皆弑其君而篡其國有帝王在上必
誅而不以赦者也陳靈淫於夏氏為徵舒所伐陳
靈固有以自取徵舒之罪猶下於宋魯之二弑賊
今責二弑賊以討徵舒是為以亂治亂其無乃不
可行乎

大水義併見後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未返而歸父復如齊左氏以為伐邾故非也
行父如齊以頃公初立而往禮之常也歸父如齊
則宣公使其私暱臣布腹心於齊侯非禮之常也

歸父者襄仲之子厥父弑齊甥而立宣公齊惠實
爲外主今頃公新立懼有討焉故使仲之子如齊
重致卑屈以逭篡弑之討春秋比書二使之出誅
其姦也非爲伐邾故

齊侯使國佐來聘

未踰年之君不得以父道自居也故稱子不得已
而交於隣國稱子不稱侯今國佐之來致命爲侯
春秋爲其以父道自居故書以貶之

饑

自宣公即位以來六年書蝻七年書大旱今書大
水復書饑咎證頻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旱而書

大旱水而書大水以變常書也水旱所及者廣
爲變常宣以臣而弑其君以子而逐其母罪大惡
極天討未加發而爲水旱之災百姓重受其虐春
秋書之以垂戒於後

楚子伐鄭

胡文定謂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爲貶辭此年楚
子伐鄭稱爵者爲直辭愚謂經固有辭同而義異
者此楚子兩伐鄭無不同也春秋自此歲以來憂
夷楚之遂霸中國是以正其名曰子所以抑其僭
號示天下共主在周夷狄不得干也故其憑陵中
國也自將則書楚子其臣將兵以出則書楚人非

襄貶之所在也蓋書爵書人在中國諸侯則爲襄
貶楚既僭號自絕於王春秋書爵以正之非所以
襄之也此兩伐鄭皆貶辭非直辭也若曰九年卻
決救而得書此年士會救而不得書則義各有在
卻缺始爲晉政而出師救鄭敗楚柳棼與其能救
也士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是歲鄭即從楚是故
略而不書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陵

此陳鄭俱服于楚中國之憂也而陳止齊乃云序
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與楚以霸愚竊未敢以

爲然也春秋以攘夷狄爲事不與夷狄以霸中國
也而楚又夷狄之僭王者春秋攘斥之不暇孰云
與之以霸乎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著四夷之
子國而僭居中國侯伯之上紊內外之辨也亦以
卑從夷之二國也蓋齊桓晉文所以大有功於當
世以其內獎王室外攘夷狄有以大服諸夏之心
是故與之以霸楚日以僭王窺周爲事春秋大經
大法在於斥絕之而已矣何與霸之有哉而況是
時陳人專意從楚自同於夷有年數矣今而陳國
有難楚當爲之討賊彼徵舒特一匹夫耳即辰陵
之會召而戮之何難乃特爲是滅國之端利而爲

之詐而成之夫豈春秋之所與乎大率僭王之楚不可以霸中夏彼僭王而許之以霸是二王也讀春秋者謹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前伐邾取繹與此會齊伐莒皆以歸父將此歸父爲國生患求多於小國春秋之書之所以誅也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楚夷也而盟陳鄭于辰陵求霸中國也晉霸國也不能輯和諸侯乃會狄于欒函比事而觀晉之卑亦甚矣或曰晉自靈成以來非楚之敵度德量力無亦春秋所與乎愚以爲楚固前日之楚晉亦文

襄之晉也文襄用之霸中夏而有餘靈成川之自保其國而不足亦存乎人耳由趙氏秉政諸大夫各私其私莫有以國事爲己任者君庸臣專如負鳥獲之力而弗克舉鼎非其力之不足也春秋書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繼書晉侯會狄于欒函比事以見貶斥其義甚明也春秋中年多比事以見義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于陳

孔寧儀行父于君弑之後懼罪奔楚

或曰楚莊以諸侯之師伐陳討夏徵舒弑君之罪春秋不書楚人伐陳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繼書

四百十六
楚子入陳又繼書納孔寧儀行父于陳曰殺曰入
曰納其旨安在曰春秋不與楚以討賊之義也夫
所謂討仗義而往奉辭而伐誅其人定其國而去
之已無所利焉是之謂討今楚莊入孔寧儀行父
之邪謀以詐而襲陳以利而出師縣其土不能得
則納其首禍之人始乎詐終乎悖春秋書殺書入
書納不與楚以討賊之義也蓋陳者楚之與國背
華即夷幾年于茲晉人招之不來伐之不屈託國
於楚者也今陳靈見弑爲之討賊非楚而誰乃仗
義以爲利幾欲覆亡人之國討賊者不知是也而
況夏徵舒陳之一匹夫本非秉權用事之人君無

道污於其家彼不勝忿起弑之非若魯襄仲鄭歸
生晉趙盾弑君立君威行中國必待外兵而後可
克也楚莊有意爲陳討賊即辰陵之會召徵舒而
戮之陳無事矣乃於旣盟之後遽興掩襲之師入
陳而遂縣之仗義以濟利假信以行詐此春秋之
所甚惡也幸而從申叔之言事弗獲逞猶納其朋
淫首禍之人俾復爲政於陳國則其區區本心猶
在於利特畏晉兵之來救是以亟舍之而去非知
其不義悔之而不爲也故曰楚之入陳乃逐利之
師非討逆之師也是役也楚以諸侯之師伐陳春
秋不書楚人伐陳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言徵舒

不待兵而可取也繼書楚子入陳言徵舒已死楚
簡入陳其志不在徵舒也又繼書納孔寧儀行父
于陳言其黨惡崇姦以亂濟亂行狄道於中國也
書法較然甚明而諸儒競謂春秋與楚莊以討賊
何偏見若是乎齊桓晉文靳靳以明義自見徒以
執心不純聖門學者猶羞稱之楚莊行狄道於中
國而謂春秋與之以霸無乃辯之有未明乎○其
後楚靈滅陳與蔡一踵莊之所爲仗義以行其大
不義祖宗之所爲子孫胥而倣之以是殞身覆國
其所由來者漸矣

卜有一年春葬陳靈公

賊討書葬固春秋所以垂法然亦有不客例觀者
陳靈之葬是也靈死迄今二年始以葬書蓋孔寧
儀行父爲之葬之彼以淫亂見弑今復爲淫黨所
葬非國人葬之也春秋繼孔寧儀行父之歸而書
葬義蓋在此非爲賊討而書也

楚子圍鄭

比歲晉楚爭鄭春秋皆不與也晉不能宗主夏盟
恤災救患惟欲小國之從已楚不能削去僭號守
禮尊王惟求稱霸於中夏春秋實交責之而責楚
爲甚故數歲以來楚用師於陳鄭宋春秋一以楚
子書志楚莊負恃才智窮兵日夜不息目其身而

責之非爵也是役也左傳謂楚克鄭入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莊退三十里而與之盟蓋晉師已起楚聞之而亟去非得鄭而不取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論者謂邲之敗春秋遂與楚以霸愚竊以爲不然也春秋固責晉矣而未嘗與楚也是役也晉出師救鄭而春秋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不以救鄭書以其緩不及事鄭既屈服於楚無救鄭之實故不與之以救鄭之名蓋責晉也非與楚也晉前此救鄭及陳僅出偏師實無戰楚之心今也諸侯卿

皆行兵勢其壯而林父逗撓不進惟譽楚之強盛倡衆退師於是諸卿之在行者皆無戰情兵未交而氣已索其稍知自奮者先穀一人耳傳所載先穀之語辭直而氣壯國之良也羣帥嫉之此外魏錡趙旃鼓勇欲戰亦謂其以求卿不得怒而欲敗晉師此皆林父及諸欲遁者疾之而加以罪左傳紀之後人信之變亂曲直甚矣春秋正林父失律之誅書荀林父及楚戰于邲晉師敗績責林父也非與楚也召陵之師城濮之戰齊桓晉文躬擐甲胄爲諸侯先是以克濟有功晉自靈成迄景童駭無知仰成羣下口底于削今楚子自將圍鄭而

晉僅以諸卿當之諸卿復人自爲謀不相統一欲戰者二三欲遁者六七以此衆戰烏得不敗春秋責晉諸卿之不忠所事是以書法特峻夫豈以晉一敗之故遂與楚以霸乎春秋爲中國謀不爲夷狄謀而況僭王之楚可使之遂霸中夏乎止齋名儒立論如此恐爲後人之惑不得不辨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也楚莊入陳圍鄭敗晉于邲窮兵力以威上國志得而驕睥睨于宋故滅蕭以動之自是宋始多事易子析骸之禍權輿於此春秋之書

之不惟罪楚亦以憂中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幽之同盟内外小大翕然來同齊霸之方興也新城之同盟諸侯之散者復合晉霸之漸衰也清丘之同盟異者衆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霸矣而春秋於四國之爲此盟猶以同盟書嘉其不以勝負而爲從違舍燎原强盛之楚從喪敗方新之晉是故猶許之以同盟然視於幽之同盟則不可同日語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伐人者多不爲春秋所與此之伐春秋無譏救人

者多爲春秋所尚此之救春秋有貶蓋宋伐陳義
之所得爲也前日楚子滅蕭滅宋之附庸也今宋
人出師伐陳亦伐楚之與國何爲而不可衛之救
陳以晉師新敗謀自結於楚非知義之當救而救
之也胡氏謂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
旣縣陳而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多責宋
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也衛以救
書者見宋師之非義陳爲可恤也愚竊以爲未然
楚挾仗義之名以行其大不義用詐入陳幾欲亡
人之國春秋不與也宋先代之後廼心中國出師
伐楚之與國爲人所難謂之非義不可衛甫受盟

于清丘乃救陳以求媚于楚謂其救之爲義亦不
可也春秋之義在於攘夷胡氏以楚莊縣陳爲討
賊主張太過似據正而實不然前旣備論復於此
而窮其說

十有二年春齊師伐莒

公羊作
伐衛

夏楚子伐宋

或曰楚子伐宋義乎否乎春秋與之乎否耶曰春
秋不與也蓋宋可伐也而楚之伐之則自爲其私
也宋鮑弑其君而篡國迄今十有餘年獨鄭人與
之爲大棘之戰稍能治其篡弑之罪楚不能親用
師於宋也去年冬忽鼓其入鄭之餘勇滅宋附庸

欲以威示宋人使之從己宋不爲動茲遂以兵伐宋左右望而罔市利齊晉桓文有不爲也春秋自數歲以來楚有侵伐一以子書不但正其始封之名亦以著楚莊黷於用武當服善戰之刑孰云其爲爵乎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邲之敗荀林父身爲主帥逗撓畏怯甫及河即議退師士會而次莫不皆爲避楚自全之計獨先穀毅然請戰曰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又曰由我失霸不如死忠憤激壯惟敵是求而諸帥黨

於荀氏惟恐退之不速坐是故敗林父當服上刑先穀不惟無罪猶可獎也蓋退師者衆人之所欲進戰者衆人之所忌故逗撓畏怯者得無事而忠憤激壯者反受戮由晉景昏庸不君以致用刑舛錯晉自是愈不競矣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著先穀之無罪也胡氏乃謂先穀違命元帥不能用刑以此致敗此以左傳之浮辭而爲春秋之予奪愚竊未敢謂然也自先穀死晉大夫各爲其私計莫有身任國事者晉坐是日削讀春秋者試以是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據傳孔達自以其身紓衛國之患非衛人殺之也
春秋書衛殺孔達著其有罪也孔達為政于衛不
能輔其君以從中國而背清丘之盟救陳以諂楚
謂之無罪不可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邲之役楚莊身履戎行晉景畏懦不出諸卿自荀
林父以下望風震怖是以取敗晉人知之此行勸
其君自將伐鄭以示其整雖無能有為遂巡引退
而春秋猶書晉侯伐鄭嘉其稍能自強庶幾復振
之耳嗟夫自晉襄之歿靈以汰而殞身成以庸而

失霸景以闇而致敗晉非前日之晉矣而春秋猶
拳拳於晉不欲夷狄之遂霸中國故於清丘之盟
則書同盟此行伐鄭晉以爵書為中國喜也論者
以春秋霸楚蓋考之未精耳

秋九月楚子圍宋併見下宋人及楚人平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歸父襄仲之子也厥父外交強齊弑君專國罪大
而莫之討雖於魯宣有援立之恩而人臣外交強
國漸不可長亦魯宣之所宜以戒者也前使之會
齊人伐莒今復使之會齊侯于穀賊臣孽子世濟

其姦推是以往將何所不爲春秋書歸父會齊侯繼書歸父會楚子比事而書深著履霜之戒非謂大夫仇諸侯而書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或曰魯公始盟楚于齊春秋爲之諱及盟于宋不盡諱也今歸父會楚于宋不復爲公諱何歟曰始而盟魯人猶或恥之爲之諱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至於再至於三魯人不復以事夷爲恥直書其事不加貶斥而義存於其間矣楚自伐宋於魯本無所預而魯人震悸若禍之已至正由宣公以篡弑得國十有五年未有能討之者今見楚人戮陳夏

徵舒懼而往會將以逭弑君之討此必公孫歸父爲之謀也彼爲襄仲之子故內自慊而爲此傳者以爲仲孫蔑所請恐非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春秋於夷夏盛衰之際書法極爲謹嚴諸儒解說雖多愚以爲未盡得聖人意也自齊桓之歿荆楚之兵始橫行於天下當時與之立敵者一宋襄而已春秋序宋公於楚子之上深與宋襄能以攘夷爲己任不以其見執於裔夷遂棄之而弗錄也今也晉政日衰又敗于邲威望日損與齊桓歿時事有相類者宋文乃能於此時抗夷而即夏不改其

平日楚滅我附庸吾則伐其與國楚過我而不假道吾則戮其使人毅然特立有宋襄之風楚莊以是伐而圍之勢雖危迫猶不肯爲城下之盟春秋是以嘉之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貴宋也著宋之義足以敵楚之強也論者惑於公羊之說以爲子反華元私以兩國情實相告而罷兵此齊東之語必無是事左傳所記者乃其實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公羊傳例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爲當時諸侯強暴侵陵滅無罪之國者言也若夷狄爲中國患莖而夷之亦義之所不容已者滅例不爲

夷狄設也武王之有天下滅國五十皆紂黨之爲人害者而況夷狄禽獸日以侵暴中國爲事嘗滅我中國諸侯矣今中國諸侯討而滅之愚以爲春秋無譏也胡文定乃謂赤狄未嘗侵犯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不仁甚矣以爲春秋責晉其不然歟狄之侵暴中國抑亦久矣自齊桓之霸狄已強盛桓公之憂在楚欲治之而未皇也自是以來狄楚交爲中國患至宣公之世赤狄始見經傳所書齊楚晉皆嘗被其侵擾晉景之姊有爲潞子夫人者其臣酈舒殺之強暴可以想見晉之伐之亦有不客已者陸渾無罪而滅胡氏以爲秦

秋錄楚之有功赤狄有罪而滅胡氏乃以為春秋責晉之為暴此愚之所未喻也或曰先儒以赤狄為唐叔之後若何曰春秋初年三綱雖淪中國諸侯未有以女嫁同姓國者潞子娶晉景之姊其非唐叔之後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杜氏為王子札文之誤

王札子者王之昆弟挾王寵作亂專殺大臣春秋之書之譏王室之無政日趨於亂亡也左傳謂王孫蘇與毛召爭政使札子殺毛召則首亂者孫蘇然非札子則無以成其亂非王寵札子而假之以

權則札子亦無以為亂故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譏在王也若札子孫蘇之罪不待貶斥而自見

秋螽公羊作螽義併見下螽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高固挾齊侯輔篡之恩娶宣女以為妻魯之大辱而宣不以為辱也今高固自以其國事而出宣使大夫候之于途諂事外臣而自削其國體春秋書之所以貶

初稅畝

公羊曰稅畝者何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

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
頌聲作矣穀梁曰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
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
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
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此譏井田之法
至此始壞也夏后五十而貢一夫受田五十畝每
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法
之未盡善者也殷人七十而助以六百三十畝爲
九區每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田七
十畝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此
井田之始也孟子謂耕者助而不稅是也周制九

百畝爲井田八家同井其中爲公田一夫授田百
畝耕公田十畝餘公田二十畝爲廬舍及場圃民出其力以耕公田是

之謂藉蓋推廣商家之助法雖曰什一實什一分
而取一又輕於商家之助矣井田之制至周而大
備助而不稅者也今宣公以篡弑得國旱乾水溢
蟲螟之變無歲無之用度不給乃變周家盛時之
制履畝而征之是之謂稅夫助而不稅周制所以
爲善也今以稅易助不計歲之豐凶公田私田所
收之多寡立爲定數而取焉後之言稅者昉乎此
此成王周公之罪人也井田之法自此始壞春秋
書以責之

冬螽生

宣公六年螽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十三年螽十五年又螽自入春秋魯之先公水旱螟蝗未有若此其頻者也用度不足乃復變井田之古法而稅畝焉螽生之應繼之胡文定曰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未已也高郵孫氏乃曰螽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螽爲災於夏而螽生於秋一歲而再爲災耳孫氏之說惑於周正者也螽爲嘉穀之害旣見於夏矣乃復遺種於冬將爲嗣歲之災故書螽生爲嗣歲耳

饑

春秋於稅畝之後旣書螽生又書饑以見宣公率意妄行輕變古制上天示異應之以災螽生自一時而言也饑自一歲而言也公羊以爲宣公輕變古制應是而有災故書螽生范注穀梁乃曰螽者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意與穀同螽緣之義鑿螽螽饑皆變古之應故繼稅畝而書之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師滅赤狄潞氏討有罪也旣滅之矣而復用師未已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忍爲故書人以貶之前日楚人圍宋晉坐視不救諉曰鞭長不及馬腹今滅潞氏矣又滅

甲氏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
謂諸侯之從我者何

夏成周宣榭

公羊作榭火作災

公羊曰成周者東周也宣榭者宣宮之榭也何言
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其說以爲宣王廟藏
樂器之所宣王有中興之功世世不毀故其廟至
此尚存穀梁亦以爲藏樂處惟杜元凱得之其說
曰榭者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無屋曰榭楚語
云榭不過講軍實是其證也宣者服虔以爲宣揚
威武之處恐未然嘗聞之師宣王會諸侯於東都
因田獵而選車徒東都洛陽也其講武之處至是

猶存乃燬于火聖人傷修車選徒之事不復見於
衰世故書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
休因是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
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榭
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
此爲公羊之學者造爲怪僻之論非經意學者不
必惑

秋郊伯姬來歸

左傳曰出也女生而願爲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
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內女之嫁必
書嫁而不書郊之伯姬與杞之叔姬是也始嫁不

書不與之以夫婦之道出者與出之者皆有罪焉耳義見成五年杞叔姬來歸

冬大有年

義已見桓公四年書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同盟春秋之所貴也而晉景清丘斷道兩盟皆以同盟書何哉聖人幸中國之猶能自振喜諸侯不

忍遂從於夷特書同盟以褒之既書同盟而五國之君並著其爵貴之也是時楚莊之氣燄大張晉景之屏庸日甚而聖人於清丘斷道之兩盟深致其嘉獎拳拳於望晉而論者不察遽謂春秋與楚以霸其害義豈不甚哉穀梁曰同盟者同外楚也或謂諸侯同欲伐齊非也伐齊之議出於卻克一人之私春秋尚不與其伐豈以是故而與之以同盟乎明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諸侯不預有以見斷道之同盟欲外楚春秋是以貴之清丘斷道兩盟皆幸其猶能同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肝卒

穀梁曰公弟叔肝賢之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胡爲而不去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是取貴乎春秋愚謂大夫卒而書者以其爲大夫而得書也叔肝不爲大夫其卒也特見書以其人可書而書也自入春秋母弟氏名登於簡冊者率以驕盈致亂惟叔肝以節行見稱卓然榮利之外而不廢親親之恩非學問君子而能之乎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或曰楚方爲中國患而晉率衛以伐齊春秋之無

貶何哉曰齊自懿惠以來比世再篡怙其強大猖狂妄行漁獵小國其罪亞於夷楚莫有能治之者今晉景一旦發憤躬履戎行偕衛人以爲此役伐其所當伐也春秋之義强者抑之下者舉之晉景懦無立志自甘於削者也忽興師伐齊亦足以聳諸夏之聽春秋何貶焉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邾人當宋襄之世執鄆子用之于社左傳歸罪於宋襄愚竊疑焉嘗辨之於前矣今之邾人復戕鄆

子于鄆鄆之受禍烈矣邾之無道甚矣蓋復讎天下之大義鄆之先世殞命次睢子孫偷生苟完無有能以復讎爲事者至於今日重遭仇邾之毒彼亦有所侮而動耳昔也戕之于邾臣子欲救之而莫可今戕之于鄆臣子亦復坐視而莫救春秋書邾人戕鄆子于鄆言其空國無人盜賊橫行至於殺其君莫有爲之討賊復讎者鄆之臣子皆有罪焉耳

甲戌楚子旅卒

莊王也
共王立

夷狄之君不卒此其卒之何卒之以子也前是不卒此而始卒之何爲其愈僭而卒之以子也楚自

入春秋以來迄今百年武文成穆更起旋什未有窺周室之心也至楚莊觀兵中原睥睨周鼎挾智任詐欲遂其僭王之夙心故春秋書法至此爲之一變方其存也正其始封之名會盟征伐一書之曰子抑之也迨其歿也復正其始封之名卒之曰子而不與之以葬亦抑之也抑夷狄之僭名示海內共主在周夷雖盛強欲僭而莫得也論者乃謂春秋進之是以爵之貴之是以終之非知春秋者也公羊謂吳楚不書葬所以避僭王之號得聖人正名之旨矣或曰楚莊書子如爾所言固春秋所以抑其僭楚莊之功其併不錄乎曰春秋所謂功

安中國也尊天子也楚莊用兵不戢志在僭王彼所謂功乃彼之功也於中國何有哉於天王何有哉乃若今年伐陳明年伐鄭又明年滅蕭圍宋愚見其爲罪而不知其爲功也春秋何取焉秦穆藹然賢君尚不得與桓文俱霸而況於夷之不軌者乎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又公之歿春秋書公子遂如齊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志襄仲敬嬴之弑謀成于齊也今宣公之歿春秋書公孫歸父如晉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

奔齊著宣公之終歸父之逐謀洩於晉也歸父襄仲之子爲魯宣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爲不是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強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必有以其謀馳告季氏者歸父未及返命魯宣忽焉告終豈罪之盈而天討及之邪抑謀之洩而爲其下所先也季氏不以君薨爲戚肆出悖言追仇旣往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爲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茲以降政在強

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時彼篡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七

成公上

名黑肱宣公子魯世家以為穆姜子疏疑其非定三十七年立是歲晉景十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此夏正之二月當薦冰而無冰是以書譏冰政不舉而廢禮也月令仲春之月鮮羔開冰先薦寢廟詩豳風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春秋書無冰者三而皆在正月以冰政不舉藏冰薦冰之月而無冰故書以譏之或

指此爲周正之二月非也

二月作丘甲

此譏成公初政之悖謬也國君即位之始輕變先王制度求多於民此春秋所爲譏也丘甲之說三傳不同公穀謂古者士農工商各有其業甲非人所得而爲也今課丘民自爲之甲非正也此說似未得經意杜氏謂古者四丘爲甸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魯使一丘之人而出一甸之甲是以譏雖粗釋丘甲之義而一丘之人豈能出一甸之甲成公雖未有知其用事者求多於民亦未至若是之甚也案周禮及司馬法九夫爲井四

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五百七十六夫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作丘甲云者使每丘而出一甲云爾每丘而出一甲則一甸而出四甲視舊增多一甲庶乎其可行如杜氏之說使丘出甸賦四邑十六井百四十四夫而出三甲是一甸而出甲士十有二人視舊增多三倍斷乎難行只如前說每丘出一甲庶得丘甲之義蓋古者自邑而丘賦以馬牛自丘而甸乃賦以甲今丘出一甲是每乘增甲士一人古兵制始壞於此矣○又案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作丘甲者牛馬之

數皆如舊惟每甸多增一甲耳每甸多增一甲即每乘多增一甲而李靖所以告太宗者又若不同其說謂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則其釋甲字之義又若與前說有異若魯人每甸而增一甲則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視舊又增甲士徒兵二十五人矣杜氏謂一甸增甲士九人爲十二人者尚不可行此欲增二十五人以成百人之數尤恐難行不若甸增一甲之爲酌中當時所增不過如此而已諸儒有援李靖之說爲言者故因講之及哀公十二年用田賦馬牛視舊頓增三倍甲士視此

亦必增始作俑者其成公平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先是襄仲之子歸父爲宣公使晉謀挾晉援以去三桓使未及返晉大夫洩其謀以爲市於三家宣公驟薨歸父爲三家所逐於是魯始專意事晉晉人亦欲懷魯故不憚親屈而爲此盟是行三家不往會而使滅孫自行者猶懼晉人或入歸父之言有討於彼及赤棘旣盟三家者安意肆志益無所憚矣○春秋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強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賄以結其大夫故君常見疎於

大國臣反挾大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是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穀梁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尊謂王親謂魯此義正矣但公穀皆以為晉敗王師則無是也左傳謂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而伐之敗績于徐吾氏此其實也不言及戰而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王之敵以王自敗為文所以明華戎之分也或曰桓五年五國從王伐鄭敗也不書敗莊六年王人救衛師無功而朔入

亦敗也不書敗此伐戎不書伐而書敗何耶曰鄭諸侯也而稱兵侵犯王畧齊宋陳蔡亦諸侯也抗王師而納出君皆叛也春秋不書敗諱中國之有叛臣也茅戎夷狄也春秋待之以禽獸之道是故不諱敗然所以書譏王朝無用武之素備既和戎而又伐之以此取敗威令愈不振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莫至若齊頃者真冒不韙之愚夫哉書齊人伐我所謂

目其人而貶之也傳者謂季孫與卻克俱使齊爲頃公所侮辱以是起兵端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爲敵及晉魯衛合兵以來乃敗遁不旋踵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謂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及戰之例前已屢見茲不復重述此齊人既伐魯取龍乘勝以伐衛衛人出師禦之而敗蓋新築衛地故也左傳謂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而侵齊似謂衛人啓釁非其實也宣公季年衛世子臧偕晉侯伐齊故齊爲此以報之胡氏謂春秋

使衛主戰責在衛蓋春秋多以被伐者爲主而褒貶初不在是前日伐我北鄙與今新築之戰皆責齊著齊頃陵暴小國之罪見鞏師所從起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或曰鞏之戰晉爲魯衛出師伐齊抑强盛扶微弱亦義師也而春秋書法如此何邪曰師以魯衛爲名實則卻克季孫逞其私忿耳初卻克季孫俱使于齊爲頃公所侮辱卻克歸而怒請伐齊晉君嘗與衛世子臧伐齊受盟而歸齊既服矣而卻克之

怒未已齊復侵魯伐衛魯衛求救於晉皆主卻克
於是晉人大興師以魯衛爲辭其實卻克季孫共
憤前辱思一洗之耳魯前日受欺於齊多矣商人
無道弑其君執我叔姬又以兵加於魯至再三魯
之君臣一以隱忍爲事今而四卿俱行傾國以出
甚矣夫季孫之怒也晉人前年戰楚于邲自荀林
父而下皆逗撓自私望敵奔北今卻克獨將而前
敗齊師幾獲其君東侵薄海受盟于表婁乃還甚
矣夫卻克之怒也是怒也純爲國歟抑亦爲其私
歟使卻克季孫無前日之辱其憤怒激壯能若此
乎故齊可伐也晉爲魯衛而伐齊非無名也然非

卻克行父之怒則師不大出卿不皆行戰亦不如
是之力則是役也所就者小所損者大矣是故春
秋不之與凡內大夫帥師惟主帥得書今而四卿
俱書以見羣下知有季孫而不知有公室勝齊不
足喜三家自是愈專而公室微矣晉賞鞏之戰作
六軍而六卿專晉之漸亦見矣衛孫氏秉政世爲
卿良夫之子林父實爲亂首逐君立君而衛幾於
亡矣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卻克季孫良夫是矣○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
年伐莒哀二年伐邾邾之事又與此異三家專兵
不假它族爲助丘甸卒乘悉爲三家所有其君孤

立于上國益不可為而春秋終矣鞏之戰乃魯三卿擅兵之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作爰

或曰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盟一也然陘之役春秋書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役則書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曰此所謂强者抑之下者舉之春秋一與一奪之權衡也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壯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春秋是之是故書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志桓公退師而與之盟也鞏之戰卻克既敗齊

師極其兵力之所至追奔迨于袁婁去國都五十里乃與之盟春秋惡之是故抑之書及國佐盟于袁婁志卻克進師將及其城下而與之盟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春秋褒貶在是焉耳未幾齊從於楚反倡諸夏而為蜀之盟見其雖敗而未服此春秋書召陵之盟與袁婁之盟一字褒貶所以深切而著明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取汶陽田與濟西田其事同春秋之書法亦同義

已見僖三十一年蓋濟西本魯田為曹所侵晉人
 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為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
 皆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
 為其因霸國之力而得之也霸國復不稟命于王
 分正疆理而擅其予奪此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
 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直書取汶陽田書法坦然
 可見也說者以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歸之於齊疑此田為齊封內之田晉取以與魯是
 不然汶陽之歸晉實無道以此失諸侯不足言也

義又見
 定十年

冬楚師鄭師侵衛

楚共
 始立

晉既敗齊于鞏宜楚人之知畏而楚鄭乃反連兵
 侵衛何哉曰齊固有罪晉伐之又伐之齊窮無所
 歸遂歸命夷楚以為自全之計楚於是始大得志
 矣蓋中國諸侯若宋若魯若衛皆微削不能自存
 惟齊秦為大國楚先已得秦得鄭得陳至是得齊
 而諸侯大國無不為之用遂侵衛以動諸侯魯人
 素無立志及是怖于隣震往預嬰齊之會遂儕蜀
 盟由是觀之晉之伐齊為楚人毆諸侯耳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晉以魯衛之故大舉伐齊以治其憑陵之罪晉可
 謂有德於魯轍未及息遽為此行成公幼無所知

八皆季氏所爲耳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叛華即夷以望國之君而屈于夷之公子魯之辱也衛猶以被兵而服魯未嘗被兵直爲虛聲所脅是故春秋責之深不復爲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嬰齊春秋之削之也木訥乃謂楚降王稱子以自通於中國故嬰齊以公子稱楚方怙其强大逞凶威以陵脅諸侯謂其能自降損必無是也凡讀春秋而有取於莊共之行事者講明未到焉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或曰前此晉敗于邲楚莊猶不得以號召諸侯今晉勝于鞏楚共乃能會十一國之君大夫爲蜀之盟其故何也曰夷狄之憑陵中國未有無釁而動者也晉以卻克季孫之怒大舉伐齊敗之鞏盟之表婁少仲前日屈辱之憾而齊頃遂與楚合導之以爲此來晉欲禦楚懼齊人之議其後欲更伐齊而懼楚人之乘其間坐視莫如之何楚旣入中原侵衛脅魯大會諸侯莫敢不至是以爲此盟正由得齊故也是故春秋於此會責魯罪齊徧責中國之諸侯爲其甘從夷狄而不以爲悔也春秋之義爲魯諱惡今魯君預於夷會而不爲之諱責之深

矣齊霸國也每序在諸侯之上亞於晉今而降之於陳衛鄭之下罪之深矣以魯君之親行知宋以下諸小國之君必皆預盟今自宋以下至於薛鄆一以人書所以徧責一時預會之諸侯而坐之以從夷之辟書法至爲嚴謹是出於聖人之特筆夫豈舊史所能及哉嗟夫楚以一公子用師於中原而十一國之君大夫奔走聽命惟恐其後不知晉人之可憚也而左傳以是盟爲匱盟謂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竊之云者不欲人之知之也十一國之君大夫爲此盟而謂之竊盟可乎晉實知之而不敢問晉之氣於是餒矣或曰是會也楚先諸侯

其得謂之霸乎曰此劫諸侯而與之盟非所謂霸也晉雖不競猶足自植春秋豈遂奪之晉而與之楚乎故繼是盟則書公會四國存晉也存晉所以繫諸侯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或曰三國之大夫方盟楚于蜀而其君乃會晉伐鄭盟楚伐鄭事之不得兼者今而兼之春秋不以爲貶何哉曰存晉霸也春秋爲中國謀不爲夷狄謀也楚橫行中原脅從諸夏秦齊宋魯皆預盟盛矣而非春秋所與晉會諸侯僅三國從弱矣而春秋嘉之爲中國喜也伐鄭所以攘夷攘夷所以尊

中國魯宋衛去強盛之楚而從衰削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所以嘉也觀前之會十有一國君大夫皆預一以人書此四國僅從而書爵見春秋權衡褒斧之意爲中國謀不爲夷狄謀彼謂春秋與莊共以霸者豈不陋哉鄭自邲之敗專意事楚不與晉通夷之與國也或曰宋衛未葬亦得預於會乎曰此金革之變禮不得已而用之春秋與其會晉伐鄭不與其純吉從戎也當是時楚勢方盛而三君自拔以從晉春秋錄其去夷即夏特用金革變禮列之於會不書子而爵貶其用吉從戎非與之也曰魯君身預於夷之會盟復從晉爲此伐

其可許乎曰貶其可貶與其可與也書會嬰齊著其以望國之君會夷之公子而不以爲伉也書及盟于蜀著其先爲特會繼預旅盟而不以爲恥也猶幸從晉伐鄭稍足以補前過耳

平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穀梁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公羊曰新宮者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常山劉氏

引丹桓宮楹爲比曰此不言宣者主未遷入也不當哭書哭所以譏愚竊以公穀之義爲正也三年之喪通喪也二十有七月而終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則主已入廟此入廟之始也主方入廟而廟災焉此人情之戚成公三日哭可謂知所哀而哀也春秋變文書新宮所以識天變之駭異道公所戚之故也焚先人之廬猶三日哭今先君神主始入廟而廟爲火所燬人子之痛切爲甚三日哭而謂之不合於禮失春秋所以書之旨矣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此雖非居喪愚以爲當用喪禮而哭

乙亥葬宋文公

左傳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胡氏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隆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無事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葬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不以諸侯禮而喪其君是之謂不臣左傳有所授矣

夏公如晉

諸侯旣除喪而入見于王受黻冕之賜然後成其爲君自東遷此禮頓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也魯宣挾強齊之援

弑君篡國凡可以諂齊而求說者無不為矣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雖僭事王之禮有弗避也今成公借援於晉勝齊於鞏本為季孫雪恥而所以事晉者乃率循宣公之舊是除喪入見之禮不用之於王而施之於晉其無王之罪大矣春秋書公如晉公至自晉所以譏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義并見下兩伐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謂取汶陽棘不服故圍之棘者汶陽邑也春秋所以書譏魯人不當用師而取也土吾土民吾

民前日為強暴所侵陵民之戴魯未嘗忘今而故疆復歸固百姓之所願特齊人在棘者猶為其國守非百姓罪也遽興師以臨之如攻境外之寇故春秋以為譏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廆咎如

咎古刀反

討赤狄之餘也克與良夫得志于鞏不知自戢更為此舉春秋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躡藉中原晉人不務脩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赤狄又伐留吁以為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也春秋惡之屢書皆所以貶杜注謂傳文有廆咎如潰四字

而經文無之以爲經文有缺愚謂春秋譏晉人用師之不戢是以書夫豈謂狄失民而譏乎四字非缺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或曰此聘而尋舊盟春秋書法有異於它日何邪曰春秋先書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其聘者君命也繼書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尋盟者魯人求與之爲盟也成公旣與楚嬰竊盟懼晉人知之將以爲討故因荀庚之來求與之盟以示其不敢貳晉旣盟晉不得不盟衛

春秋書兩及盟見是盟出於魯意而荀庚專以行之也若十一年卻犢之聘之盟則與此異大率強國之來聘而盟以臣伉君春秋多所不與列國來聘尋舊好而爲盟不爲伉交聘而互爲盟故也

義又見襄七年孫林父來聘尋盟

鄭伐許

或曰鄭自邲之役專意事楚不通中華可狄也而春秋未之狄今伐許而狄之何邪曰爲伐許而狄之也春秋之義先祖爲善未竟子孫緒而成之是謂述事先祖有惡自知其非而改之矣子孫逐利而終成之是謂濟惡述事者人心天理之所存濟

惡者狄道也鄭莊先以滅許自知其大不義置之而去其悔過自咎之意見之傳藹然可述也今鄭襄公堅者怙楚人爲己之覆以兵加許歲至于再是必欲覆其宗社而後已鄭莊有悔過之心而其裔孫利人之土疆而濟其惡自是許卒爲鄭所併堅實啓之春秋狄鄭良以是故或謂楚因鄭而得霸是故狄之其不然歟楚之強盛由晉君世庸大夫世專坐是日趨于削於鄭乎何誅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義併見明年歸叔姬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謂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諫而止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逐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鞏之勝謂當與晉爲睦曾未幾日率先諸侯躬受盟於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其前日匱盟之過一不爲所禮又將叛而即夷不能自治其國使在我者隱然可恃是故楚之強足以

三十九
動之晉之慢足以移之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適晉
備書而無所諱貶也

冬城鄆

此魯鄆也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
魯自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鄆莒魯所
爭者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此
西鄆昭公所出居者也今此所城西鄆也杜以爲
魯欲叛晉故城此爲備恐未然魯謀叛而未果何
遽至城以爲備此爲齊耳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
而輕於用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此鄭悼始立而伐許也父死未踰年動兵伐國以
君道自居無復在喪之戚是故不書子何氏謂如
其志以著其惡是也或曰伐許非父志乎曰父之
所爲義己之繼之爲孝父挾夷楚之援陵暴小國
歲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庸得
爲之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絕之於名教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去年春杞伯來傳曰歸叔姬故也杜氏謂將出叔
姬先修禮於魯焉故諸說多本之愚謂春秋之世
倫分廢缺夫婦之道乖矣然亦有歸而未絕者見
之經傳間可考也聖人立教有以出而允於義者

有以出而悖於禮者未嘗不開其改過遷善之門
夫豈以遂非而不復者爲是乎杞伯來朝之明年
而後叔姬乃歸此與它悖義之出不可同日語矣
必叔姬自不安於杞或以疾而求歸非杞之絕之
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葬見同穴之義有以知其
非悖義之絕愚觀書法前後而見聖人之意其歸
也其卒也叔姬猶繫於杞至其逆喪許之以逆而
無貶辭義未絕也疏引雜記諸侯出夫人以夫人
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故春秋於叔姬之歸猶書杞
義亦通然杞伯之於叔姬實歸而未絕當以書
爲斷義又見九年
逆叔姬之喪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山崩川竭變之大者故僖十四年沙鹿崩與此梁
山崩雖皆晉地而不繫之於晉爲天下記異也穀
梁具載伯宗所以告其君者以爲伯宗掠路人之
美以爲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續乎攘善也
其實伯宗以道路鄙淺之言而復之於君失晉侯
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
大異動色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離合
自是而始彼具文應變何足言哉或曰是固天下

之異而皆發于晉何邪曰周自東遷賴二霸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此歲以來君庸臣貪坐隳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惟書梁山崩實為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紀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于幽之同喜其同也盟之盛也新城斷道而亦書同盟幸其猶能同乎中國也至是書同盟則例之變也天王崩告命已行於天下而諸侯不戚不奔

相與為此盟無王之罪大矣春秋於王崩之後繼書同盟貶也或以為鄭久叛而始服齊既預於蜀之盟茲復躬預此會喜其同外楚故是以書同愚謂齊鄭之服非心服也是時諸侯實兼事晉楚晉人明知而不悟何有於同

義又見十七年柯陵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案左傳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如傳文則立武宮者立此宮以誇示功伐如楚潘黨請築武軍之類耳公羊子以為立武公之廟禮明堂位

魯用天子禮魯公爲文世室武公爲武世室則武公廟乃魯國世世不毀之廟何待今日而始立之乎杜氏謂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兼取二說愚以春秋書法而觀立者不宜立者也禮大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於牧室傳者以爲作新宮而奠祭蓋即戰勝之處作宮以告成事楚莊郊之勝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此雖僭禮然不過草次作宮非立宮也意季氏有取於此乃於師還飲至之後立宮國中以告成事而名之曰武宮非必武公之宮也書立武宮譏非所當立而立也與立煬宮辭同而義異

取鄆

春秋書滅國誅其滅人之國也故傳者以爲亡國之善辭魯滅國或書入或書取爲魯諱也無駭入極乃滅國書入之例此取鄆及襄十三年取邾乃滅國書取之例僖十七年滅項直言以公在會季氏擅兵滅國直書以貶之惟宣九年取根牟諸說不同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據左傳諸侯謀復會宋公辭以難晉伯宗衛孫良夫鄭人及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經惟書衛不與晉人率蠻夷而攻中國也去年冬宋實預蟲牢

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爲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但曰鞭長不及馬腹今宋人一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惛而愚諸大夫狠而肆事多類此春秋聯書魯衛二侵責晉深矣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叔將子子叔聲伯

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也

水葬而有楚師喪不如禮舊史闕言葬聖人因之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春秋聯書魯衛之兩侵固責晉也叔仲帥師俱行

又所以責魯也晉爲不道既命衛人戎蠻侵宋復命魯人繼之魯固爲晉所迫不獲已而爲此行止當持偏師以往姑塞晉意不當用大兵命一卿俱將以出是魯亦有責焉耳春秋並書二帥所以貶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之襄淖繼世加兵于許楚人討之執其二大夫執之是也鄭以爲憾去楚而從晉中國諸侯叛而復歸固所當受然亦當稍示警戒使夷狄聞之知中國之猶有政令今受之而與之盟大會諸侯而矜耀其至所以致楚師也或曰楚伐鄭喪春秋其

無譏乎曰是夷也待之以夷狄之道故無責焉耳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公羊作侵鄭非

或曰春秋之義救而次者皆有貶是役也晉與楚遇軍帥之欲戰者衆三卿荀首士燮韓厥獨持不可欒書因之以還春秋許之以救其無逗撓之責乎曰據左傳晉與楚先遇于繞角楚師還則鄭既免矣晉移兵指蔡復與楚遇于桑隧楚欲戰晉乃引還則蔡亦免矣如傳所云鄭以晉救而免蔡以楚救而全故雖逗撓而春秋無責非取其遇敵而避之也鄭人去楚即晉託國於我者也若每遇輒

避而惟責小國之必從於我夫豈春秋所善乎胡氏引舜格苗文王降崇事爲言論則高矣美矣其如危國之望救何以師救人遇敵而避之春秋所以責也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魯之郊愚於僖三十一年既詳著其義矣春秋於魯郊或譏失禮或以紀異僖之始卜譏失禮也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七年哀元年四書牛傷則以記異也穀梁子所謂展道既盡而猶不免有傷者也此郊牛再食不皆在正月內春秋聯書以著上天

示異之意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
子孫繼作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
矣

吳伐郟

吳始見經吳太伯之後也而以號舉夷之也爲其
踵楚僭名竊王大號故與楚俱列爲夷以春秋垂
世之法也或曰案國語吳本伯爵後益強以子書
亦不與之以伯爵其春秋之法仲尼之制歟曰否
春秋諸侯犯上干紀罪有大於吳者不聞有所降
黜獨於太伯之後黜伯從子國語之說其不然乎
吳與楚爲敵其來已久春秋不書今伐郟而始書

志其始爲中國患也郟太皞之後國雖小尚有典
刑昭十七年郟子來朝聖人訪之以官名尚有取
焉異時脩春秋書吳伐郟貴之也貴郟而賤吳辨
夷夏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三望義已見
僖三十一年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郊用夏正之意也魯人每
郊必卜春而卜不從則以夏夏而卜不從則以秋
蓋自知其爲僭故卜之而後敢行耳而是郊也復
與前異春而牛死免牛則不郊矣至夏五月而忽
講三望之禮非郊之時復非望之時可無講而猶

講春秋書之所以譏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晉前
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以行楚人止而索戰則
皆逡巡引避自以為得計意其君亦悟至是合九
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
春秋為中國慮晉人稍能自振則動色以褒之夷
狄盛兵憑陵則屢書以斥之諸說謂春秋與楚以
霸非知春秋者也是役也不書戰而言盟楚避晉

也重以吳入州來故楚人奔命自救不暇蓋中國
自治之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吳伐鄭春秋所憂也入州來又春秋所喜也州來
楚邑或以為楚之附庸直書州來以其為要害之
地吳楚所必爭吳得之可以制楚為中國之喜也
亦猶諸侯城鄭虎牢不書鄭以其為中國要害之
地城之而鄭服楚不敢爭也楚莊共乘晉政之不
競竊霸威以脅制諸夏不虞太伯之後忽有興者
於是吳入州來楚始知懼蒼姬之福祚未艾良以

三百四十三
春秋言言卷一
吳故而君臣自甘於夷不知秉周禮以同於齊晉
所以終於無成春秋雖欲進之於中國有不可得
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仇其君衛之
孫魯之季其尤者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爲日
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抗其上未幾返國值衛
衍繼世不能君林父乘而作亂稱兵犯上逐其君
而立己所善之公子卒之入戚以叛爲衛國患者
幾四十年晉實主之衛事晉無違而晉之昏君強

大夫黨其叛臣爲之羽翼何以勸人臣之事君者
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爲之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春秋之義莫大於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晉侯之
使韓穿是也夫汶陽魯之土田受之於王者先爲
齊所侵晉挾魯衛伐齊取其侵地以歸之于魯魯
之舊物本非齊有也晉旣已歸之于魯復命魯人
返之于齊愚不知晉侯之使韓穿何以爲之辭也
春秋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見
其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而難乎其爲言也歸之于
齊非所歸而歸也或謂季文子陳義以拒穿故經

三百七十七
於齊無取田之文以爲晉雖來言魯卒不與此則
未可知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楚之與也晉人侵蔡攻楚之與國亦所以報其
伐鄭也然蔡近於楚服楚之日多從晉之日少與
陳鄭異晉未能制楚而務侵小國以爲功春秋不
與也是故欒書比出以侵書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禮不稱主人義見
隱公二年紀裂繻來

華元之來聘恭姬也

宣公女
伯姬

公孫壽之來納幣也昏

禮不稱主人此再書宋使譏也義詳見紀裂繻之
來然宋之請昏於魯用禮甚勤前所未有也昏禮
有所謂下達者禮之始也華元來聘乃宋公始使
請昏俾上卿通其意禮所謂下達者也此媒氏之
事今使命卿宋所以尊魯而重昏也魯既許之公
孫壽繼至納幣再以卿行禮亦重矣公羊曰納幣
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以宋人篤於用禮而備
書之傳者謂宋三世內娶故卿權伉於君今而結
昏於魯宋共殆有意於正家者也書公使大夫雖
若有譏而再書命卿之來則錄其重昏之意春秋
於內女之適人其謹如此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同括之死以左傳而言死於欒卻莊姬之譖不以其罪但史記載屠岸賈事謂岸賈爲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罪殺同括誅滅趙氏公孫杵臼程嬰匿武而免之諸儒多不取其說愚以當時之事而觀二說當兼取晉成景之世諸侯互相吞噬意者欒卻欲兼并趙氏假手於屠岸賈而爲此耳是時晉卿怙權必不容踈遠之臣專行誅戮蓋莊姬樂卻譖之於內而岸賈以司寇行其戮於外同括實無罪晉景昏於讒而殺之春秋不與諸侯之專殺大夫而況一朝殺無罪之兩大夫乎稱國以殺殺無

罪也厥後厲公之殺三卻實效景之所爲此殺無罪彼殺有功於是羣下盡叛起而圖之厲以弑死晉之政權下移於卿以迄於亡景實啓之耳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公穀作錫命

天王錫命於魯凡三見莊王使榮叔錫命桓公王不稱天譏錫命於篡賊也襄王使毛伯錫命於文公初嗣位而命之爲君春秋若無譏今成公即位八年未嘗朝周復無勞能之可錄簡王忽使召伯來賜之命王稱天子春秋不無譏矣或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其非貶歟曰天王者尊名也春秋特爲此名示人君之尊與天同其大以別異於僭

王今變文而書天子寧無譏乎若錫命與賜命其義均也劉氏引戴記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以爲次國之君不過七命今而加賜服過其爵愚以爲成公方在童年周人未應加賜亦始命之爲君耳成立時尚幼今而稍長請命於周王賜之耳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義已見四年又見明年逆喪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郟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乃俾僑如以師會七年吳伐郟晉不能救力屈而事吳豈其得已晉遽興三國之

師以伐之晉無道矣不能制楚而惟欲服鄭不能制吳而欲責鄭當其救則逡巡而引還當其伐則勇往而弗忌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郟此書三國會伐鄭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

衛人來媵

自入春秋內女之適它國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亦多矣而春秋不書至是伯姬將歸于宋衛人晉人齊人皆來媵春秋特爲書著伯姬有賢行諸國樂以其女爲媵也古者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以姪娣來從是謂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也然

小國有不能備媵焉今齊晉之大忘其勢而以其女爲伯姬媵春秋屢書而不厭其繁貴之也左傳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以齊人之媵爲非禮劉氏謂必同姓而後可則嬴妣嬀弋之國有不能備媵者矣但此三國來媵合嫡夫人之姪娣則爲十有二女春秋所以備書抑亦譏其過制以爲宋人當援禮制以辭譏在宋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夫婦大倫以義而合者也有過而出事之必不獲已者也而禮有所謂無子而出者則禮之疑也檀弓載孔氏不喪出母又經之疑也聖人之身天下

萬世所視以爲準的者安有簡薄倫類如檀弓之所載者乎愚觀春秋書叔姬之事而見聖人厚倫之意檀弓所言出於漢儒附會決無是也而又託爲子思之言謂道隆而隆道污而污語意不瑩重爲後人之惑衰世薄俗有不足於夫婦者每藉是以文其過其害甚大昔年讀禮嘗著論以非之然未有以深闢其說茲因杞姬之事而知檀弓所載之爲誣也審矣叔姬之歸傳不言其故而自始歸至于卒以及逆喪皆繫之於杞春秋與之能歸而爲之書也自是以來見之史傳去婦復還者多矣是皆孔氏之遺訓蓋有出而復者未聞旣出而遂

絕既絕而不可復者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者齊東傳聞之說子思子重受其誣不得不辨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公至自會

或曰是會也左傳云爲歸汶陽故諸侯貳於晉故晉人爲此會以尋盟則是盟也其不得爲同盟乎曰春秋書同盟有喜其能同而書同盟者有幸其能同而書同盟者自清丘斷道以來楚兵橫行中原晉政日趨於亂而春秋猶書同盟幸其猶能自同於中國云耳非夫同心一德以尊天子而攘夷

狄如桓文盛時事矣

二月伯姬歸于宋

伯姬歸宋自始至成禮七見之經貴之也彼與鄆子遇使來請已者春秋不以其汚簡冊而猶書之賤之也此貴之彼賤之所以垂法於後焉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禮婦入三月廟見婦禮乃成則女家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所以篤昏姻之好齊仲年之來傳言致夫人在它國則以聘書在魯國則言致女宋始者以命卿將事故於禮之成也亦以命卿致女胡氏謂致女使卿非禮也愚觀春秋書法似無譏

晉人來媵義見前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書晉人執鄭伯專罪晉也左傳謂楚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夫楚強國也而云以賂求鄭論者疑焉蓋楚非輸賂之國鄭必不以宗社之存亡貪得賂而爲人役也良以晉景愚闇不君舉動乖舛無以大服諸侯之心而又取魯之汶陽以市恩于齊諸侯因此懷貳鄭之叛去端以是故耳據傳鄭伯如晉晉人執之是鄭伯猶未忍告絕于

晉晉遽執其君以伐其國晉政舛矣執諸侯而不歸之京師兼有無王之罪故書人書伐書執誅晉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春秋責莒之不治亦責晉也左傳載莒子荅巫臣之言自以僻陋在夷不爲繕完之計楚人乘之浹辰之間三都皆隳春秋書潰書入責莒之不能撫民且無素備也然楚之伐莒以救鄭也莒同盟諸夏馬陵及蒲皆預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鄭盟楚則執其君而伐之莒危亡則置不

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春秋不責晉而誰責

秦人白狄伐晉

宣八年春秋書晉師白狄伐秦譏晉也然晉猶書師也今秦狄伐晉書秦人白狄伐晉儕秦於狄貶秦也則奚貶乎以其黨於楚而爲之出師也前日秦晉交兵自爲其私曲直猶有所在今也楚人爭鄭正急出師潰莒以撓晉而乃率白狄戰其東欲使晉人不知所備而置鄭以去其爲楚謀善矣然含中國而甘爲外夷之役秦之所以自處者卑陋甚矣是故貶

鄭人圍許

鄭伯在晉鄭之臣子出師圍許曰將以歸君而春秋不與也傳言公孫申之謀曰我出師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吁以是爲歸君之謀則可以是以爲事君之道則不可也晉惠在秦晉人雖征繕以輔孺子而使乘絡繹以歸君爲請秦卒歸君烏在其爲詭謀也

城中城

中城者左傳杜注以爲魯邑在東海廩丘西南穀梁曰非外民也范注謂春秋譏公恃城自固不復能衛其人民自以中城爲國中之城而定公六年又書城中城曰三家張也以是觀之城中城者城

國中之城耳魯人以楚潰莒之故不無震隣之憂故城中城以自固非杜氏所謂廩丘者矣春秋之書之譏其不務撫民城雖固誰與守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八

成公下

簡王五年晉景十九年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義已見隱七年

母弟出聘脩時事之常猶之可也以將兵伐國非所以親愛其弟春秋之書之所以譏也春秋有書齊侯之弟秦伯之弟鄭伯之弟宋公之弟者書弟雖同立義各異先儒一皆以為貶殆不然也是役也衛以晉命侵鄭春秋之書之責晉也既執其君又伐其國又使衛人自以其兵侵之晉景無能於楚而務殘小國桓文之罪人也以弟帥師責衛也以諸侯伐諸侯責晉也是之謂一書而再貶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古之郊也有常時夏正之郊則以上辛行事上辛有故則以中辛何事乎卜若圜丘之郊則必以至日禮不卜常祀而卜牲者是也而左氏每書啓蟄而郊孟獻子亦曰郊而後耕蓋祈穀之郊也祈穀之郊即夏正之郊古者春有祈秋有報夏正之郊所以祈也季秋大饗所以報也魯人自知郊之爲僭不敢純用王禮故卜而後郊春不吉而卜夏卜秋是以有五月九月而郊者斯魯之僭禮也必欲以魯禮而合三王之禮則爲強求其說此所謂五卜郊者卜以占天意吉而後郊自僖公以來以爲

常春秋書之見僭禮之無福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謂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而會諸侯伐鄭考之經書法不異它日父在子爲君而會諸侯伐國古所未有是時晉非有危亡怵迫之故何至爲此愚意其爲傳聞之誤耳是時鄭伯見執在晉鄭人立君衆殺之而立髡頑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左傳所記因魯史傳聞之誤耳父在而爵其子春秋必不然或曰是役也諸侯皆爵何哉曰貴改過也前日執鄭伯伐鄭過也今聞鄭有亂立君至于再晉人移其所以治鄭者而撫鄭歸其君而

定其國是春秋所與故皆爵

齊人來媵

義已見上

丙午晉侯孺卒

景公也卒不葬義見下公如晉孺乃侯切

晉自靈成以來霸業日衰非復文襄之晉矣景公始即位而荀林父有邲之敗諸侯叛而去之國勢浸削蜀之盟從楚者十一國晉莫如之何也幸而卻克戰齊而勝散者復合叛者復來霸威稍伸然天資庸闇無阜白之辨荀林父逗撓喪師而殺先穀欒氏怙黨專恣而害趙宗妄欲伸主威而不知是否邪正之辨正如漢哀帝臨朝屢誅大臣忠正之士無罪以死而王氏謀取其國家乃不覺悟內

不明而輕用大戮此爲君者所宜戒也

秋七月公如晉

宣公奔齊惠之喪齊人以其加厚於魯成公奔齊景之喪晉人反用是肆悖止公預執紼自七月至明年三月乃得歸其亦有以自取矣天王之喪魯未嘗往會而霸國之喪僕僕亟往惟恐其後以事王者事霸魯固有罪而州蒲惰傲無狀止望國之君使之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春秋是以特削其葬以正其無王之戮或者乃曰爲其辱魯故絀其葬非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舊說謂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也但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而書諸儒以是引季氏取卞有爲亂之意公危不得入是以書公在楚公至自楚危公也愚以一時之事而言在晉在楚均爲強國所止而有夷夏之異見止而在中國猶爲內也見止而在外夷則外矣書不書其以是故

晉侯使卻曄來聘已丑及卻曄盟

或曰卻曄來聘而盟與三年荀庚來聘而盟書法全同其事同乎否乎曰不同也荀庚之聘而盟尋舊盟也實魯自嫌其貳求與爲盟故雖伉也其責

在魯今卻曄之來繼公至而書蓋晉人自知其無禮於公懼公之遂叛而即楚故隨遣卻曄爲此盟其責在晉是時晉厲新立輕狂不度欲以無禮加於諸侯春秋書以貶之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之如齊行父之如晉事同而情異者也魯自鞏之戰與齊久絕至是僑如如齊以脩舊好脩鞏以前之好云爾魯昔者不堪齊之陵暴借力於晉以紓一時之忿至是受侮於晉君臣日奔走於庭而猶懼不免於是介然以悔惕然以思將尋舊好

於齊故行父如晉僑如適齊事同而情異者也春秋是以比而書之俾後之有國家者務自强以立其國無若魯人左右望於齊晉求所以自全而不可得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曰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注云上謂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左傳亦云自周無出周公之出自出也此春秋大一統之義三傳得之於聖門者也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故言自出傳因襄王出居之出原春秋無外之意而有自周無出之說此所謂內外之辨俗儒有以爲不然者未之講故爾春秋之世諸侯之大夫有出奔列國者去此即彼姑務自全可也至於天子之公卿乃亦以事爭而奔列國彼列國受之而不以爲嫌是天下而有無王之國也周公王朝大臣與強族爭政王不能裁其子奪則引而退可也今以爭不能勝怒而出王既復之與之盟盟而入而又奔是其心欲挾霸國以脅天子春秋書出

書奔所以誅也絕之王朝其爲誅斥也大矣或曰襄三十年子瑕奔晉昭三十六年子朝奔楚書奔不書出又何歟曰殺佞夫而逐子瑕非子瑕之自奔也故不書出若子朝奔楚則與此異朝周之篡人也楚外夷也以篡人而奔夷國彼自謂出於王化之外春秋奔而不出猶曰此吾之篡人楚於義不得受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案左傳前年晉人釋鍾儀求成于楚楚公子辰如晉聘晉復遣糴莠以往宋華元以其善於楚令尹子重又善於樂書從而合晉楚之成而春秋惟書

晉魯衛會于瑣澤諸侯無預者晉楚爲成關係不細春秋略而不書豈無意乎蓋春秋所以待夷狄者乃帝王御遠之道來則禦之憑陵上國倔强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而求與裔夷爲盟好者也齊桓之於楚討而服之晉文之於楚敗而卻之而霸者之職事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情偷以避楚爲得計至是因俘累以通意遂交聘而爲之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强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爲盟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於夷楚之庭申之會冠履倒置而兵未嘗一日

弭也其禍端亂本實兆於此故瑣澤之會春秋書法如此不與晉以為此會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義已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

劉氏意林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中夏者春秋之所內所內者將以德治之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為寇能勝之而已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呂東萊曰春秋之世中國有事於夷狄未有言戰者蓋遏絕之為務唯力是恃不以戰為罪也愚謂中國於夷狄以直敗為文者明分也言夷非中國之敵故不言戰傳者以不結日

不偏陳為直敗則拘矣中國與夷狄戰亦豈無結日而陳者乎諸儒以是為拘遂有德治力治之說又有唯力是恃不以戰為罪之說此為例所拘反覺有病秦皇漢武只為與夷狄角力以致中國罷敝春秋之待夷狄自有道不徒以力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自入春秋盟主帥諸侯之師以伐叛討貳而書于策者多矣至是始書乞師伊川謂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書乞此論固正但霸國不稟王命而動兵伐國前此不書乞師今而書之豈無其故邪蓋

書乞師者二有望國求援于夷而以乞師書者卑之也有霸國出諸侯之師而以乞師書者抑之也魯僖不堪齊人之屢伐乞師于楚取穀春秋謂其懦無立志故書乞師以卑之卑之者乃所以激而進之也今晉厲始立血氣方剛欲以事功自見分遣大夫召諸侯兵將以逞其所大欲春秋爲其銳於武功故書乞師以抑之抑之者乃所以節而止之也凡皆爲後世人君垂法退者進之兼人者退之書法抑揚之所在也彼晉厲公者非自能爲此謙抑之辭而有求於諸侯也許氏謂晉厲以僞飾之文而貶削霸體故不爲春秋所與夫霸國之威

患其日張不患其日削也彼其削非春秋之所憂也學者以是思之

二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穀梁無齊侯

或曰晉用諸侯之師伐秦以復其私怨春秋其無貶乎曰爲其朝王而後往請命於天子與上公俱行猶有尊王之心故皆錄而爵之也曰此本伐秦道成周而朝非特朝也春秋何取焉曰此春秋中年之書法志諸侯猶能稟命于王也周家盛時諸侯皆旅朝於京師或因巡守而朝于方岳之下未聞道過京師而請朝者及其衰有過闕不下者矣

自入春秋百三十年中間倡義尊王若桓文之盛不能率諸侯一朝於周而晉文為宮踐土屈天王而朝焉彼其心曰霸權之尊不為天王撓也及秦晉交兵晉侯嘗以師過周之境不聞請朝而後往彼其心又曰吾自假道伐秦非為王而來奚事於朝是反得為知禮乎今晉厲朝而請命與天子之老偕行是猶知有尊王之義而論者或責其慢愚竊不謂然也今有人焉父子異宮而處其一人過父之廬略不候起居傲然徑去其一人止車下道往見父聽所以命而後行將以略父而過者為有禮乎以省父而行者為順道乎以是而觀則晉厲

猶在可取故春秋書公如京師又書自京師為會書如京自京者錄其猶知有王也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者示諸侯稟王命而後伐若征伐自天子出焉此又春秋存周之意也或曰是役也劉康公成肅公與師皆行春秋不書何歟曰伐秦與伐楚異伐楚攘夷也上公會伐正也晉自與秦私鬪秦未嘗叛周上公不當與之俱伐春秋不書二公親為此役義其在是乎

曹伯廬卒于師

義并見下晉侯執曹伯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朝京師至者明本非朝王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卒自此始徐邈曰莒本中國末世衰弱遂行夷禮葬皆稱諡莒君無諡故從吳楚例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衛侯不可既歸晉侯使卻犢送孫林父而見之復之于位林父得罪於其君而奔晉奔而求復豈無他道乃挾晉以求復而君臣之道於是廢矣臣挾大國之援以干其君君以大國之故而忌其臣下陵而上忌亂之道也林父作亂逐君其端實兆於此春秋書自晉

歸于衛責晉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義并見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以爲刺不親迎愚謂國君不親迎者多矣不皆譏此書僑如以夫人至自齊以其非所當以也穆姜與僑如共謀逐季氏出入往來不避嫌疑之間季氏從而搆之惡聲日聞於外今也逆君夫人大夫豈無可使者而使僑如其意欲使之重自結於齊實爲魯國玷夫人亦預有辱焉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襄仲之子

穀梁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注謂父有弑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是見疏之罪由父故公羊曰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也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以爲後歸父也愚謂弟無後兄之理以後襄仲耳歸父謀誅三家事弗濟而宣公薨歸父爲季氏所逐故立歸父之弟以後襄仲非以後其兄也所以不稱公

孫而稱仲嬰齊者當如穀梁之說襄仲之死也

公子而書仲所以誅也今其子不稱公孫由父有罪故耳舊史必書公孫此春秋革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霸主稱爵而執諸侯有二晉文公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貶也晉厲公執曹伯歸于京師與其爲霸討也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京師禮也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爲得禮論者以晉厲公不克終凡行事數見毀疵而春秋秉法至公於

晉厲所行猶有取焉書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與其討有罪也穀梁以爲惡晉侯者非是前二歲曹宣公會諸侯伐秦卒于師公子負芻作亂弑嗣子自立爲君至是晉厲合諸侯于戚執負芻歸之京師合諸侯而執篡賊從衆人之望執之公也自入春秋霸主之執諸侯未有執當其罪若此而又歸之京師以示不敢專是以特爲春秋所與書法異於前或謂負芻篡立三年而後見執爲稽天討既與之盟而又執之故書同盟其不然歟蓋有崇獎篡賊列之會盟而終於無討者矣此更三歲而討不猶愈於終無討者乎會而執篡賊諸侯之所同

欲是故書同盟夫既會而執篡賊復盟以戒諸侯春秋實與之而非貶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十二年晉楚爲成期以弭兵諸侯固兼事晉楚矣甫及三歲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子伐鄭志楚共之首叛盟目其人而貶之非爵也其後卒有鄢陵之敗君傷而臣死首禍之戮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春秋於華元之出之歸再見其氏名者錄華元之能平內難也然一書而四以國見是亦有貶焉耳何氏曰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之故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左傳則謂華元行未及晉魚石追而復之討爲亂者故桓氏殺蕩山逐其黨國乃定二說不同愚竊觀書法華元奔晉自晉而復何氏之說爲正元之奔晉非奔也將藉晉力以討亂晉人許之於是去而復還誅爲亂者合二說而觀當時之事可識矣書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言因國主之力以

除在內之爲亂者也蕩山宋之公族乘其君始立而未定殺公子肥弱公室也華元自以身爲右師司君臣之訓起而討之以其族大不假霸國之援事弗獲濟故自晉而歸山乃即刑晉使之討而後能討也春秋去山族而正其伐本之罪故與華以能討亂然以一人有罪而併逐其族則元也亦太甚矣據左傳元之討山魚石有力焉山旣誅元乃併桓族而盡去之故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奔楚春秋與元以討亂不與元以逐桓族以其挾晉之力盡去異己其心不純乎爲國是故貶之耳是時諸侯之用事者皆自結於強國之大夫以

操制其臣民春秋惡之此一書而四以國見言宋之卿大夫宋之罪人宋強族必待晉力而後能誰何亦將無以為國焉耳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始會吳

此中國諸侯會吳之始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公羊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自近者始也春秋內外之義固春秋一大條貫然是會也晉人合諸侯之大夫往會吳于鍾離晉所以崇吳也吳日強與楚為敵晉日削賴

吳以為強故以殊會而崇吳晉雖殊會以崇吳而春秋則因殊會以外之所以明內外之辨也吳固姬姓太伯之後而僭王稱用夷禮春秋雖欲同之中國有不可得也自是會于柤會于向書法皆與此同惟序會則無譏或曰齊桓公會王世子于首止非殊會乎曰會王世子而殊會所以尊王也會吳而殊會晉以是崇吳春秋書之則為外吳聖人之經有辭同而義異不可以例拘者若此類是也

義又見襄五年序會于戚

許遷于葉

許畏鄭偁而求遷于楚故用邢遷之例以自遷為

文自是楚靈無道強遷之于荆楚平復之于葉尋
又遷之白羽遷之容城蓋不能以國矣春秋中年
以後陳蔡與許專意從楚彼謂夷為可恃以存而不
知非我之類其心實異卒之陳蔡為楚所滅許五
遷自葉而白羽實楚人迫而遷之已而又遷容城
遂為鄭滅棄中國而從夷狄許陳蔡自有以取焉
耳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而木冰也著月而書是頻也冰者陰凝
之氣得水而冰者常也附於木而冰者失常也方
春木用事木生火者也而陰氣附之以冰夷狄盛

強臣僭是其應也為周正之說者以此正月為仲
冬雨下而著樹即冰記寒甚過其節度故書愚謂
十一月正當盛寒之時雨而冰亦其常也何足為
異此所以書正為夏正正月木冰非時是以書耳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此鄭叛晉而即楚為楚侵宋也去年鍾離之會鄭
猶在列今而遽叛豈非有所侮而動乎晉以秦楚
方合懼而有求於吳初未害也而不能審其待遇
之禮乃屈節以求之率諸侯之大夫往會吳于鍾
離以齊桓公所以待王世子者而待之未能得吳

而諸侯之在會者皆有輕晉之心鄭人叛而即楚以是故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義已見十三年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世之人以成敗論事於晉厲公者多所不取愚觀春秋書法及考當時之事厲之志猶有可嘉春秋未嘗以其不克終而併廢之也晉自靈成景駸駸日趨于下其諸卿內慢其君外畏于敵每遇楚師則相與妄爲言說反顧而走惟恐其後由是夷之兵橫行於天下中國諸侯盡去而從楚晉莫如之

何也及厲公者出乃能興起積衰久弱之勢率其驕狠惰慢之卿以與楚人一戰城濮以來所未有也論者不深考當時之事每謂欒書之欲戰不若士燮之僞逃實不然也是時楚共叛盟空國以出俾鄭人侵宋以致晉師晉若不出宋將無以自存楚師長驅而來魯衛諸小國皆從風而靡中國之存亡安危未可知也故鄢陵一勝關係甚重而晉厲公者量褊不弘志得旋驕反以是速其死良可惜矣烏乎城濮之戰文公勝而益懼懼而增脩其德以是霸鄢陵之戰厲公勝而益驕驕而務逞其志以是亡觀乎百年二大戰或以之興或以之亡

有國有家者知所警矣公羊曰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夷也以其傷於矢故舉君傷爲重故不稱師愚謂不書師書楚子目其君自取此敗誅叛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成敗利鈍兵家之常楚每敗必殺其大夫夷之用刑亦刻矣況是役也楚共身在軍中乃以敗軍歸過於其大夫而殺之視秦穆有愧多矣春秋稱國以殺貶也據左傳首敗盟以師侵鄭者皆子反之謀其亦有以自取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此譏晉侯驟勝而驕以無禮加於諸侯也先是晉人徵兵于魯穆姜以其間欲有討于季氏公不從而懼于內變遲遲其行晉人疑公之貳於楚不見公而執行父魯實有內難而晉不知恤春秋書不見公言可以見而不見譏在晉也或曰此魯之辱春秋之不諱何耶曰春秋之義責在我則爲公諱責在外則不爲公諱此書不見公責晉也既責晉矣又何必爲公諱乎平丘之會書公不預盟則責

在公

義又見昭公十三年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征伐當自天子出者也自諸侯專征伐而天子拱手於上故齊桓晉文之興也大征伐必以王命行之自是而降強國之所行不皆在於義亦專之而已厲公之立每用師於四方必請王朝公卿與俱彼非力之不足亦仗王命以臨諸侯示有所稟但王之公卿數爲霸討出亦非所以尊王也況麻隧勝秦鄢陵勝楚國威不患不張而兩年之間三以王師伐鄭尹單奔走道塗輟不及息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則可謂之尊天子而正諸夏則未然也或曰春秋奚以無貶乎曰貶也前此齊桓伐宋單伯會伐春秋特書單伯以貴之單伯不與諸侯序霸討而數出也

曹伯歸自京師

也今尹子單子三以伐鄭出皆與諸侯序譏晉人數勤天子之老輕用王師亦譏王朝公卿不當爲霸討而數出也

今負芻罪大當討必不可赦者也乃聽其復歸是故不名以譏周家之失刑然實誅晉也會諸侯而釋篡賊何以爲盟主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季孫之執僑如之奔公子偃之刺卻犇之盟春秋備書其事爲魯國隱憂非爲季孫之執之釋而書也當宣公之世季氏之威福已張襄仲之子歸父

爲公謀將以晉人之援鋤而去之使未及反宣公即世歸父見逐季氏之權愈甚國中之人莫不畏而惡之成公闇弱慮不及此穆姜與僑如共爲此謀斯蓋歸父前日與宣公欲爲而未克濟者其心雖未必純乎爲國其事不爲不是而況穆姜者傳載其平日言論引詩述禮尚有典刑淫泆失行必不至如魯史所言之甚史爲季氏故深詆穆姜愚以爲未足盡信爲此故耳蓋晉人之執季孫雖曰以魯貳故實卻犇謀爲魯國去其蝨賊其釋之也雖曰魯人請之實則樂范之私之使非行父外交有素彼晉人二三臣豈曲爲之用力若此者乎或

曰傳稱行父爲社稷臣子之疾之不亦甚乎曰行父者始與襄仲共謀弑君陷叔仲惠伯于死魯亂賊之亞也其後與襄仲爭權相失宣公亦自惡其專而欲去之宣不死歸不奔則季氏之逐亦已久矣今穆姜欲伸宣公之遺志事迄今弗遂行父自晉脫歸大逞執辱之憾幽君母于廢宮殺無罪之公子魯之政權一出季氏其君拱手而已東漢之季伏后謀誅曹操事洩操使其黨幽后而殺之併殺二皇子其事與此相類成公冥頑無知視強臣之幽其母恬然若無事者春秋之書法如此著季氏之亂遂成魯自是愈不能國矣故愚謂宿城貴

作三軍取卞意如逐昭公乃行父心術念慮間事孰謂行父爲魯之純臣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

鄭義已見去年秋伐鄭又見今年冬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義已見五年同盟蟲牢

五年蟲牢之盟同盟之變例也以王崩諸侯不奔喪而同爲之盟也此書同盟亦變例以王人預于盟書以譏也或曰伊川以此同盟爲同病楚陸氏謂不重言諸侯而書同盟譏尹單預于盟二說何如曰陸說近之矣柯陵之同與前日異方鄢陵之

未戰也楚兵躡藉中原中國諸侯有自拔而預于
夏盟者春秋錄其外楚而書同盟及鄢陵之既戰
諸侯無憚于楚是以翕然俱來時使之然非其能
外楚也以爲王人下盟變例而書所以譏也或曰
翟泉之盟王人亦預春秋何以不書同盟曰盟于
王城之內王不能裁正其禮直書其事王亦有責
也

義又見襄
三年雞澤

齊高無咎出奔莒

義見十八年
齊殺國佐

九月辛丑用郊

郊義始見僖
三十一年

穀梁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
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公羊亦曰用者

不宜用也諸說不同然未有確論愚謂魯人每卜
而後郊或以春或以夏初無定期大率皆非所以
當用而用春秋不書用郊夫豈無故豈非魯始用
九月郊僭王者大饗報功之禮春秋以其出於常
典之外故變文而書之乎蓋古者春而祈穀秋而
報功皆有事于上帝祈穀以夏正報功以九月魯
前此既僭祈穀之郊至是復以九月講行報功之
典僭而又僭者也是故書以譏之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或曰晉人三以諸侯之師伐鄭黷于用武春秋無貶何哉曰備書其事即所以貶也春而伐冬而又伐王人轍未及息再以伐鄭告欒黶乞師未幾而荀罃復乞師兵愈忿而鄭愈不來觀春秋之備書而知責晉爲深烏乎晉會吳于鍾離而鄭始叛去晉敗楚于鄢陵而鄭不復來非鄭之力有餘而晉之德不足也使厲公于鄢陵旣勝之後不驕不矜惟德惟惠勤撫諸侯而置鄭人叛服于度外鄭將自來而何以屢伐爲哉厲之才本可以嗣霸德之不足以此取敗惜哉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或曰范文子當鄢陵之未戰則深不欲戰及戰而旣勝則憂懼求死若禍之在朝夕彼何以知其然也曰以厲公之爲君與欒卻之爲臣而知其終之必至於此也君好勝而忌其臣臣好專而虞其君不至於大亂不已也雖然三卻晉之能臣嘗有功於其國其臨敵慮勝晉諸卿未有能出其右者藉其有罪猶當在議功議能之科今以左右之浸潤殺之并及其族厲之狂暴抑亦甚矣一朝而殺三

大夫欲無亡得乎春秋書之即所以貶也謂春秋無貶不可也

楚人滅舒庸

義已見宣八年楚人滅舒蓼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三卻之死晉厲殺之也胥童之死據左傳樂書中行偃殺之也春秋一以國殺為文著胥童導君作難而其君由是以殞童亦晉國之罪人也人臣與君俱死于難是之為死節孔父仇牧荀息之事是也春秋繫之於君錄死節也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於國以國殺為文者為其有當誅之罪也使胥童大節可錄則必用仇孔之例繼其君而

書死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厲公也悼公立

或曰春秋於晉靈之弑則正趙盾之罪於晉厲之弑則略樂書中行偃姓名而不書豈非厲之惡為甚故稱國以弑歟曰春秋之褒貶即帝王之賞刑帝王賞刑載在方冊不惟學士大夫識之天下之人莫不識之夫豈有高深奧蹟不可窺測者乎蓋弑父與君人臣之大惡有權臣用事弑君而不以其實來告者有眾弑其君而具以實來告者有史失書而聖人特為之書之者有史已書而聖人革而正之者皆所以垂法於後晉靈之弑趙盾弑之

也晉厲之弑國人共起而弑之也國人何以弑之
晉自邲之敗卿佐下逮士伍望楚人之顏行輒相
率引避晉由此不競楚由此橫行中原幾二十年
鄢陵之遇若從諸大夫之言其亦遁矣幸而卻氏
排衆議先羣卿以與楚戰由此有功中國之勢賴
以復張狂楚之燄因是少戢謂宜大明慶賞以慰
士大夫之心而厲也剛暴不仁疾諸卿之專恣已
不得以逞乃鼓一勝之餘驕首殺有功之帥不惟
殺其身又滅其家其亦慘甚矣意國中之人三軍
之帥下及士卒憤怒激烈羣起而弑之春秋書法
如此蓋紀其實也不然晉靈與厲均非令主靈之

弑也春秋爲之正弑賊之罪厲之弑也乃以國弑
爲文春秋必不然也左傳專歸獄於欒書中行偃
而又謂三卻之死欒書與厲公實同其謀此皆他
國傳聞之辭爲說不一欒書既同其誅卻之謀不
應又爲謀弑之首此有以知其爲衆弑非獨二人
之罪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靈不能防閑其母使之以淫亂著又受其母之
譖而致高鮑于戮靈之不君甚矣而國佐不忍一
旦之忿誅慶克據盧以抗其君專殺之罪猶有可
言據盧則不得謂之非叛矣然原其本心則在於

三百七十四
王慎修
爲其君正家法而施之無序以及於此是可閔也
故春秋以累上書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自入春秋諸侯之納國君者有矣未有諸侯以兵
納亡臣者夷國不道前納孔寧儀行父于陳此復
輔魚石以入于宋黨罪人而隳其宗國狄道也凡
諸侯出奔雖失位而不失國諸侯以師納之復之
於國耳大夫出奔既失位矣并爵邑皆非其有諸
侯復之於其君請而復之耳今楚子親持大兵挾
魚石以入彭城與納諸侯亡公子之事異矣何休

謂不書魚石入彭城以叛者楚伐宋取彭城以封
之本受之於楚非得之於宋愚以爲不然彭城宋
邑魚石宋臣何楚封之足言乎春秋不麗之於叛
者閔魚石之始本無欲亂之心爲華元所陷以至
此原情未減是故不以叛書及華亥向寧作亂于
內始書入于南里以叛此春秋用法之權衡也餘

又見諸侯
圍宋彭城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穀梁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愚謂凡書築書築城有譏者有不譏者城要害以保人民固封疆不得已而爲之不皆譏也乃若築臺築囿此不過爲遊畋一時之樂凡書築皆貶也當成公之世內有二強家肘腋之虞外則晉楚並立莫適所從而公猶築囿從畋以樂恣淫無怪公室之日卑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併見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楚鄭今年夏伐宋納魚石于彭城至是復侵宋間晉難也悼公合諸侯于虛打將以救宋此會師雖未戰足以伐楚人之謀悼之此舉善矣是故書同盟言諸侯之同欲也但魯成未葬嗣君幼弱晉人發兵不爲之少輟無恤喪之義矣書乞師貶也非所當乞而乞是故書乞

丁未葬我君成公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九

襄公一

名午簡王十四年即位母定如成公妾是歲晉悼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杜注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作春秋追書繫之宋胡文定亦曰圍彭城者魯史舊文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其義正矣愚謂繫彭城於宋者不與楚以得彭城也魚石自宋奔楚楚以兵納之彭城則彭城既爲楚所得矣由常情而觀必謂彭城已非宋

之有春秋正名之書於魚石則曰宋魚石於彭城則曰宋彭城不以中國叛人中國境土而屬之夷狄所以辨夷夏内外之分也書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褒之也爲宋圍彭城而不私其有同盟之義也晉悼公在位十五年惟此事可書故當時諸侯翕然歸之外是實多可疵論者惑於左傳之浮辭譽過其實甚者以爲悼優於文襄讀書不具眼其弊至此具論於下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齊桓公糾合諸侯不以兵車最後次于召陵問楚

之罪不戰而楚服矣晉文自城濮一戰之後未嘗輕用諸侯之師霸者豈以屢戰爲功聖人亦不以屢戰而許人以霸晉厲既勝于鄆用師不戢以逮於亡悼之立自當息民安諸侯先爲自治之計伐鄭非所急也今彭城之師始班而伐鄭之役繼起自此以後十三年之間十以諸侯之師伐鄭或連歲而再舉或一歲而兩興師既得鄭又伐秦諸侯之大夫無寧居之日齊桓晉文之用諸侯不如是之甚也至於輔強臣以抗其君獎篡賊以成其亂自是而後中國之政皆自大夫出其君拱手而不敢問篡弑相踵晉悼實啓之儒者惑於左傳之浮

辭而不原春秋書法此最讀經一大病耳

甘信
餘義見雞
澤邢丘渙

梁及晉
悼之卒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納宋之叛人悖於義也晉以諸侯之師克彭城
執五叛以歸伸霸討也楚不知自反復以兵加於
宋將以雪前恥而恥益甚焉左傳以為侵宋救鄭
其實不專為鄭是以春秋不書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也
靈王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瑩來聘

案禮曾子問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
霑服失容則廢今天王崩而諸侯講朝聘之常儀
不異平日無王也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來朝
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皆不臣也
左傳乃曰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
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知朝聘之為禮而不知喪
王之禮為尤重此左傳之失也杜元凱為說以通
之曰未聞喪故得行朝聘之禮考以其時王赴亦
當聞於中國久矣春秋繼王喪而書朝書聘朝者
聘者受之者皆當有誅孫泰山之義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而葬速也自入春秋葬天子不書義已見隱三年其有書崩書葬者或以譏其緩或以譏其速或以魯奔會不如禮而書以責之

鄭師伐宋

義見下鄭伯論卒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以爲齊姜成公夫人襄之嫡母齊氏也春秋書夫人姜氏薨以著定姒之非嫡春秋於魯先君之妾母不容黜其僭號每微見意焉齊姜與定姒並書卒葬而嫡妾之分見矣

餘義見四年七月定姒薨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自晉楚爭鄭以來鄭之從楚猶有不獲已之心惟論也背夏最勇從夷最堅之死靡悔其言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夫楚共所以力戰而不能戰亦自爲爭諸侯計夫豈爲鄭故而論之言若此甘於從夷者也春秋特去其葬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伐喪春秋之所甚惡也他人伐喪猶欲盟主仗義以正之而況爲盟主而伐人之喪者乎晉侯始立伐鄭諸侯有鄭之次今復乘鄭之喪而侵之失其爲盟主之道矣其後鄭人弑其君而從楚以伐喪爲說晉何以辭其責春秋繼論之卒而書三國伐

鄭貶其動大師伐人之喪也衛甯殖獨書名范氏述穀梁之意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前事本訥乃謂晉欲得鄭固無問其伐喪此以後世權謀智詐而律春秋鹵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義并見下城虎牢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義已見五月姜氏薨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自秋及冬再會于戚春秋備書以見晉政之繁然

遂城虎牢則春秋無譏也自晉厲季年不務德以懷諸侯惟汲汲會伐鄭晉悼繼之用師無寧歲幸而魯有賢大夫孟獻子首建虎牢之議控扼險要以制鄭之死命鄭於是始屈蓋力屈非心服也春秋何取焉曰春秋辨夷夏内外之分者也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以興失之以亡内外之限界在焉邑雖繫於鄭險則關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之鄭明虎牢非鄭之所宜有也鄭之封疆嘗受之天子曷以不繫之鄭乎曰鄭叛華即夷以天子之侯度甘爲夷屬辱天子之封守罪當削書諸侯城虎牢不曰鄭虎牢削之於鄭也削之於鄭曷以歸乎歸

之於中國也歸之中國所以正夷夏内外之分故
書曰遂城虎牢蓋舊史書城鄭虎牢聖人削之書
城虎牢故曰春秋非聖人不能脩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義備見五年
楚殺其大夫

二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交兵久矣春秋不書至是始書此著夷狄迭
為盛衰中國安危存亡於此乎係也楚自成穆始
憑陵諸夏至於莊而其蝕益搨而晉之霸業及是
乃衰幸而吳日以大為楚之內梗諸夏得以小康
以吳故也晉悼公之興適當斯時以服鄭而楚不
敢爭者非畏晉也以吳人之議其後也自周東

大勢已去天為生二霸以整頓之霸政既弛而大
伯之後繼興相與扶持姬籙以不墜於地天實為
之豈偶然哉厥後吳亡而春秋終晉大夫篡其君
而周不復可興矣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杜注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也諸侯會盟不
於其國都而必盟於外謙也魯君以童穉之年往
朝於晉悼公於其歸也出長樗而與之盟勤於用
禮故春秋書以美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是會也鄭服而陳亦來會之盛者也而其失有二盟大夫也盟王人也盟大夫大夫張也盟王入諸侯僭也故雖盛會而有貶辭諸侯盟于雞澤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受而禮之需其君至而及之盟雖後會可也乃以一袁僑之故命諸侯之大夫別爲之盟君盟於前臣盟於後不足以結袁僑實開大夫仇君之漸穀梁謂雞澤之盟大夫張諸侯始失正得經意矣葵丘踐土天子之宰在焉不下預諸侯之盟也翟泉柯陵屈王人共歆春秋皆譏

晉悼欲植霸業而不能以尊王爲事俾單子下預列國之盟諸侯僭王人大夫僭諸侯一舉而二失隨之書同盟非所當同而同也或曰先儒以同外楚而書同其然歟曰時有不同未容執例以爲同也當晉積弱之世楚燄方張諸侯預于夏盟曰同外楚可也自鄢陵旣勝楚人內困于吳諸侯之從晉者畏威而同盟謂之非譏不可也或曰陳鄭久叛而來服其不謂之同乎曰此厲之所爲而悼享其成耳晉自邲敗幾不能以國厲之始立躬擐甲曹率先羣卿以與楚戰鄢陵之勝不在城濮下又會吳楚交兵收吳人與之盟遂斷楚之右臂其立

志實未可量而器小易盈驕以取敗悼繼之未幾
陳鄭來會鄢陵一戰之功也其後三駕而楚莫能
與爭本無他技特以楚人內困於吳自救之不給
是以置鄭於不爭正如漢武用兵匈奴海內爲之
虛耗宣帝坐享其成見謂中興之主若以呼韓歟
塞盡爲漢宣之功則不然耳世人以成敗論事毀
厲過刻與悼過優而春秋書法公若權衡讀者識
之○或曰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
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此盟王人而書同何
也曰女栗之盟魯公自及蘇子非衆盟也故不言
同然不書公及不書王命則譏也于洮之盟王室

有難而爲此盟故不以同盟爲譏翟泉則王人及
諸侯大夫盟于王城之內王不能正之以禮王亦
有責焉耳故不書同盟

義又見僖二十一年于幽成元年蟲
牢十七年柯陵襄二十五年同盟

于重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胡文定謂午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
襄公乃哀之皇祖考曷爲不諱夫子兼帝王之道
參文質之中見之春秋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
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與襄名午

而書午之類從其質也愚謂夏殷以前不爲諱周人以諱事神始爲之易名之典廟中稱諡不稱名乃所以諱外是初無所諱詩書不爲文武諱是其明證至於衰世無所往而不諱如申繻荅桓公之問晉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具敖二山皆臣下以諂爲忠非盛時之制也檀弓云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此以神事之故於其死而爲之諱未聞生者而爲之諱而況於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如後世之所爲此皆戰國亡秦之弊典律以春秋之法則在所當革也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公作弋氏

或曰此成公妾襄公母非嫡夫人也自齊姜卒而定姒始僭夫人之稱春秋何以無譏曰先君夫人一而已矣春秋旣於前年書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齊姜以明成公廟有兩夫人兩小君以著襄躋妾母配先君之罪不加貶而義自見謂春秋無貶不可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左傳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頓楚之使也陳人既遣袁僑如會故為楚所惡陳之圍頓為中國也春秋著陳人之從中國故書凡書圍皆貶此以中國之與國而治夷狄之屬國則非貶讀者謹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穀作縉

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曷為率而與之俱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殆猶言疑而獻取後乎莒也莒女有為鄆夫人

者欲立其所出也左傳則以為魯請屬鄆于晉故偕鄆世子以往二說未知孰是然公羊之義必有所從授春秋因鄆莒之事以垂異姓涖後之戒餘義

見莒人滅鄆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羊作善稻

案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甚矣夫晉人求吳之急也求之急故用禮過於卑而有所不憚然內外之辨夷夏之分斷斷乎其不可紊也故吳以號舉不與晉之虧禮而求吳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案左傳楚人討陳叛之故以爲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前日殺公子申曰多受小國之賂今日殺公子壬夫又以侵欲於陳而使之叛楚猶有政二大夫不得爲無罪但連歲殺大夫用刑過慘春秋不與也故皆稱國以殺乃若晉景之殺同括晉厲之殺三卻皆爲讒邪所陷殺人雖多而晉國日趨於削殺非其罪也夷之用刑雖慘而國猶能強豈非權出於上猶有辭於殺歟

公會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或曰外夷內夏春秋所以垂法前此及戎狄會盟春秋未嘗無譏今會吳于戚進而人之何歟曰義之所可與也勢之所宜交也吳太伯之後本非夷也以其僭王之號而夷之今吳請預于會春秋矜其爲太伯之後而收之以附於諸侯之末義之所當與也中國之人同欲外楚吳與楚連歲交兵其外楚之心與中國諸侯同之又勢之所宜交也故戚之會吳始書人進之也吳可進而春秋進之無傷乎內外之辨其後吳卒去僭號同於中國諸侯春秋進之自此始

公至自會

冬戍陳

義并見下救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戍者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戍陳矣而又救之春秋書以善晉也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不言諸侯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曰內辭也以爲魯獨戍之恐不然蓋戍之者諸侯也救之者亦諸侯也前是有戍者救者今晉悼既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爲未

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戍書救褒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義見文十六年晉人執行父舍于荅丘又見襄九年穆姜薨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據左傳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轡以弓楛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樂轡春秋不書轡奔著宋公用刑之不能平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公穀大條貫數十皆洙泗高弟親聞之聖人以授其門弟子惟公穀有傳於後如莒人滅鄆亦其一也周衰倫教不競有以他姓爲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爲非滅如鄆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垂訓焉諸儒多從左氏之說謂莒實滅鄆是時晉悼主夏盟豈有莒人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愚以爲當從公羊之說庶不失聖人因事垂法之意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或曰滅國惡也而齊以爵書何歟曰有以爵書爲褻者有以爵書爲貶者隨事而可見滅國惡之大者而目其君所以誅也齊爲無道利人之土地殘暴而賊虐之必爲滅之之計萊未嘗有犯於齊也目其君書曰齊侯滅萊責之深矣尚何爵之有哉

七年春郊子來朝

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

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左傳桓五年著例曰啓蟄而郊茲又述孟獻子之言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杜

注於桓五年及今皆曰啓蟄者夏正之正月祀天南郊疏家引夏小正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漢氏之始猶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于今其實古驚蟄在正月始雨水則在仲春以是知啓蟄而郊郊必在夏正正月者周制也左傳謂周人以建子爲歲首而啓蟄之郊必以夏正之正月此又周家四時十二月次一用夏正之明證也然周禮冬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郊特牲亦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此又南至之郊周人蓋兼舉之說者謂夏正

之郊以后稷配南至之郊以帝嚳配皆報本反始之義不專爲祈農也孟獻子之言與月令之制皆以孟春祈穀爲說蓋以啓蟄爲東作將興之候故曰夏正爲祈穀之郊亦無害於義大率經傳一歲而祀天者三南至也孟春也季秋大饗也南至專主報本而孟春季秋以祈焉以報焉聖人制禮之意其在是乎若夫魯人僭郊初無定時卜吉而後舉行是以羣公之郊有先後早晚之不同春秋因其卜之不吉以示戒云耳○禮記又載孟獻子之言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又以周正之建子月爲春建午月爲秋

古有冬夏至者矣未聞有春秋至者也此恐非孟
獻子之言與傳所載啓蟄異矣禮記中似此多出
漢儒之傳會

小邾子來朝

城費

或曰左傳謂季孫行父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
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而厥嗣甫得襲爵即
首以城費爲事父子所爲何相遠至是乎余曰不
然行父之廉之儉信如傳者所言則當遠權而弗
即舉魯國賢人代居己之處請于君飭其子母使
預聞魯政夫然後得爲忠今而身死子繼首城其

賜邑是將以仇君而專國宿之罪大矣行父亦有
責焉春秋書城費以著季氏犯上作亂之漸

義已見成

十七年晉人執行父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列國之大夫相聘因爲之盟非仇也蓋自霸國之
興諸侯惟事盟主魯衛宋鄭不相朝也其爲盟又
與盟主偕盟列國之君復不自爲盟也不相朝不
自爲盟故因大夫來聘而尋盟是不爲仇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陳侯逃歸穀梁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公羊曰此大夫弑之曷為不言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左氏則以為子駟自以其私憾而弑君疎矣嗟夫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為夷狄之民其誅斥之典斷自洙泗穀梁子其必有所授

矣鄭伯雖死不失為中國之諸侯陳侯既逃遂終為外夷之役屬以逮於亡春秋比而書之一褒一斧較然可見而晉人黨姦庇盜之罪亦無以自逃矣或曰雞澤之會鄭伯至而陳亦來今會于鄆鄭伯死而陳亦去何邪曰觀公穀之書鄭事與左傳之書陳事而春秋書法見矣蓋鄭之見弑陳之所以叛也穀梁謂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左氏書陳事亦謂陳之執政有二慶者與楚人謀使公子黃如楚而執之道告于會曰楚執黃矣君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是陳與鄭之臣皆不樂其君之從晉或

以弑或以刼一朝俱往穀梁謂以夷狄之民加於中國之君者是也此晉之恥亦晉之責也鄭賊之不討陳侯所以逃也使鄭之賊臣弑其君於國中晉之君臣猶可謬爲不知以自解今弑之於如會未見諸侯之先謂晉而不知不可也知而不討其失政刑甚矣由晉之羣卿皆前日弑厲之餘孽內有所嫌是以置鄭賊而不問諸侯如會見弑於其臣此中國一大變也而悼乃邈然若無所知恬然略不介意何以慰鄭僖九原之憾而服在會諸侯之心陳侯觀晉無政君臣相與謀逃之而歸鄭伯之死陳侯之逃其實一事耳公羊何氏注鄭伯欲

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痛疾之心陳侯於是懼而逃歸書以刺中國之無義此數語深得經意春秋於此一事責晉爲深書曰鄭伯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所以言人失賊之罪黜其霸而同之於諸侯也繼鄭伯之死而書陳侯逃歸著陳侯之逃爲晉無政而逃使晉人能爲鄭討賊陳侯必不無故而逃盟春秋責晉之旨極爲明著諸儒雷同稱譽許晉悼過其實失春秋垂訓之旨矣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

義詳見上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人之弑其君所以說楚也乃復出師侵楚之與國何哉蓋晉人偽為不知鄭之弑君者從而撫之鄭亦偽若不欲從楚故侵蔡以求說於晉此皆以偽相從耳鄭之為偽姑以逃晉人之來討晉之為偽亦苟焉而已矣身為盟主不能救人之災恤人之患以討殘賤以大服天下之心乃欲掩藏覆護苟示羈縻豈不為鄭人所鄙笑乎春秋書侵書獲蔡鄭皆不與也蔡甘於從夷鄭偽於從晉夫豈春秋所與乎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君在

而大夫為會

穀梁曰君在而大夫為會見魯之失正也泰山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宿會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其臣何以宗諸侯晉侯之惡亦可見矣愚謂此書而三示貶也以霸主之尊而會諸侯之大夫諂也是時諸侯之大夫皆怙權以陵制其上正望盟主有以裁之乃復諂而與之會鄭人弑君不為之討賊更使新君立於眾大夫之間魯君身在晉而復會季氏獎其臣而卑其君遂使季日益橫魯日益削凡皆晉悼之所為而春秋之所深貶也自

入春秋百五十年未有國君在會而大夫亦預於盟者雞澤之不戒而邢丘抑又甚焉晉悼務以聲音笑貌悅人而恃義害禮有所不恤亦由晉之羣卿以其所以專晉者而施之他國遂亂人君臣之分至於溴梁而濫觴者滔天矣愚故謂春秋未嘗與晉悼以霸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始鄭人弑其君於會以說楚也既而侵蔡欲以自

結於晉論者謂其介於二國之間苟為自全之計然其從楚者本謀也其未遂與晉絕者偽也夷狄之民志在從楚楚至而服惟恐其後矣使晉人能為鄭討賊駟可戮貞可卻而鄭之與陳先後偕至矣晉悼諂以媚其大夫復諂以結諸侯之强大夫當為者不能為當正者不能正當討者反與之厚霸國之紀綱至是而盡替徒以吳壽夢廼心中國故楚人稍知所畏憚鄭卒來歸外是豈有一事之可稱哉讀春秋勿為左傳浮辭所惑

晉侯使士句來聘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下而... 其... 當... 夫... 爲... 之... 然... 故...

